



會 冊



洪天賜教授捐贈

舞 會

著 紅 年



版 出 局 書 城 古
行 發 局 書 賦 文

天淵外對韻



目 錄

黃序

困

新車

舞會

泡影

關照

末路

歸程上

心靈上的暗影

青春

次

彷徨

迷途

後記

一

九

一五

二一

二七

三二

三八

四四

五一

五六

六一

六八

七八



黃序

十年來，馬華文壇風風雨雨；作者擱筆的擱筆，文藝刊物停刊的停刊，出版社關門的關門；文藝界一片凋零，令人觸目心酸。儘管許多人杞人憂天，悲觀的預言馬華文壇將從此一蹶不振，然而，我却始終對馬華文壇充滿信心。我常常對朋友說：「只要種籽在，生命永遠不會消滅。」在目前，馬華文壇雖然消沉，但文藝的種籽却隱藏在每一個角落。年紅先生便是一顆結實的文藝種籽，十年前，他出版過好幾個集子，近年來，他因工作關係，較少寫作，就像一顆種籽收藏着，他是有生命的，只要遇到適當土壤和氣候，也又要發出青芽，開出鮮花。現在，他出版的這本「舞會」小說集，就是一個明証！我深深的希望「舞會」的出版是荒涼的馬華文壇重新播種的一個訊號，許多收藏的種籽都會在不久的將來播向泥土，而在短短的時日之後，馬華文壇將滿山遍野開滿了璀璨的花果。

年紅先生的作品是樸實的，沒有虛浮的誇張，不作疑玄的賣弄，每一篇作品的創作態度都是非常認真的，一點也不苟且，一點也不馬虎，從任何方面來說，年紅先生是一位嚴肅的文藝工作者。

在年紅先生的許多著作中，「舞會」這本短篇小說集是最好的一本，希望他在這本集子出版後的不久，能再有新的作品面世。

黃崖

一九六八年六月



困

胡先睜開眼，朝東方望了望。淡淡的曙光透過濃厚的雲霧，射在寂靜的小徑上。他揉揉雙眼，打個呵欠，然後坐直身子。他覺得腰部有點酸痛。這也難怪，因為他弓着身軀在那窄小的三輪車裡倒也睡了七八個鐘頭。他伸伸腰，對着自己的車子發出一聲苦笑，然後跳下車，把單薄的布被捲將起來，安置在車後的小格子裡。他把帆布車蓬輕輕折下，然後坐上車座，把車踏走。

昨夜，他本想回到賣食物攤裡去睡的。無奈近幾個晚上的天氣太壞了，凍得他無法安眠。他知道，車上的坐墊總比攤上的銍板和地上的「水門丁」要來得暖些；而且，在車裡睡覺是沒有人會來把他喊醒的。他並不是個貪睡的年青人，只是他這幾天老是失眠，弄得他精神非常疲乏。

他慢慢地把車子踏向鬧市去。一路上，他總是很小心地注意着路上的行人，看他們是不是想坐他的車子。

他雖然只有二十歲，但是，對於踏三輪車幹活兒這一行却有豐富的經驗。他知道，通常在什麼時刻，什麼地方，會有人坐車；只要時間趕得準，絕對不怕沒錢賺！

一般人都覺得三輪車夫的生活很苦，但是胡先並不如此。因為，車子是他自己的，他賺了錢不必分一半給車主，或是繳還車租。當然，他更不用受車主的氣。這點就得感激他的父親了。

當那個窮老頭臨終的當兒，什麼話也不說，只把積藏在身邊的一百多塊錢交給他的老友哈芝龍，指指自己租來幹活的三輪車，喘着氣地說了兩個字：「買——」……便離開了人間，回天堂去了。哈芝龍是個久經世故的人，那會不明白這位老人的心思，便替他買了一輛三輪車，交給胡先，並叮嚀他要好好的做人，細心珍惜父親留給他的遺產。……

胡先並不喜歡去回憶這段往事。但是，每當清靜的早晨，他獨自一個在寬敞的道路上踏着車子時，他都會不自禁地想起這些。

不知不覺地，他已來到了魚肉巴殺的大門前。他把車子停在白漆畫的方格裡，默默地坐着等了一會，終於來了個胖婦人。她提着一大籃的牛肉，吃力地走到他的面前。胡先慌忙跳下車，替他將籃子搬上車去。……

賺了三角錢，胡先一如往日地來到賣食攤，安放好車子，便坐在攤邊的木橈上。

「胡先，這麼早呵！水剛剛開呢。」食攤主人是個瘦黑的老太婆，一年到頭都穿着破舊的上衫和深色的紗籠。這位青年人是她的長期顧客，幾乎每天都在此用餐，她那敢怠慢，忙趕上前去和他談了幾句。

「清晨冷得很哪，怎能多睡？」他打着呵欠，說：「花蒂瑪呢？」

「別提啦，女孩子長大了可就難管囉！」她說：「昨夜又去看皮影戲，直到三更半夜才回家。唉！都是莫曼不好，老愛纏着她，帶她到處去逛！」

「莫曼？」胡先的臉色微微一變，沉吟了半晌，才把話題一轉：「我餓得很，給我一杯咖啡

和兩片麵包吧。……嘿，順便拿兩根香烟來。」

「『拿西羅馬』（蕉葉飯）不要嗎？」

「不，我很倦了，要抽烟。」

於是，她走開了。

胡先似乎很難過，他低下頭，滿臉悵鬱和不安地在沉思着。……

莫曼是他的朋友，年紀比他大了十幾歲；樣子長得並不好看，但是，錢却賺得不少。他在政府英校教書，每月薪金有三四百元。但是，像他那麼醜怪的中年漢，花蒂瑪怎會看上他，老和他在一起遊玩呢？難道她服食了莫曼請巫師做的「貢頭符」？不會的，她精神很好，說話也有條理。準是她看不出他的企圖！

前幾天，當胡先空着車子在市中心兜着圈子時，剛巧遇上了花蒂瑪。他暗自高興，忙煞住車，問她上那兒去？

她笑得很甜，把手上的紙包撕開一個小洞，給他看：「你瞧，這匹布好看嗎？布店頭家說這是英國運來的，不是日本貨，你看得出那是什麼貨嗎？」

「嘿——我很外行……」他不停地抓著頭。「上我的車吧，我載你回去。」

「真的？我的腳確有點酸了。」

正當她要上車時，莫曼却突然出現了。他的「士古打」打從花蒂瑪身邊擦過，停在她面前。

「花蒂瑪！你怎麼好坐胡先的車呀，他得四處去兜生意，賺錢過活。還是到這兒來吧。」他

拍拍車子的後坐；並且窺視胡先一眼，然後對她說：「我載你回去，又快又舒服哩！」

自從那天起，胡先便看清楚這位朋友的意圖。他覺得：自己和花蒂瑪要好的事再也不如過去那麼樂觀了。他知道，自己要 and 莫曼這個狐狸般狡猾的人爭奪一個有虛榮心的女人的確是件非常困難的事。有時，他竟無緣無故地感到自卑而難過！……

瘦黑的老太婆變手捧着飲料和食品，來到正在沉思的青年跟前，嘻笑着喚他道：「喂，怎麼啦？這兒可不能睡覺呀！看你的臉色，大概是遇上病魔吧！」

胡先慌忙裝笑地說：「沒——沒什麼。」

「吃吧，年青人。胡思亂想對肚子是有害無益的。」她坐在他身旁，發痴地瞪着他喫着麵包，好一會才開口問他：「胡先，老實地說，你覺得莫曼這人怎樣？」

他的心猛地一震：「他——我不清楚。」

「他是你的朋友呀！告訴我，他是不是也像那些穿得筆的『陸地鱷魚』（色狼）？我老覺得他不簡單。」

他呷下一口苦咖啡，眉頭頓時皺成一行。老半天仍然答不出半句話。他明知對方為什麼要探問這些問題，心裡很想說他幾句壞話，但是，腦子彷彿凍結了似的，總想不出什麼話來。

「我丈夫原也是個學校的教員；當他愛上我的時候，整天都在我的耳鼓邊說好聽的話，誰知結婚不上三年，他竟把我拋棄了。」她有點餘哀地說。

胡先依然默默地啃着麵包和喝着咖啡

二

太陽惡毒地照射着街頭巷尾，地面蒸發着一陣陣的臭氣。一輛汽車馳過，便捲起一片塵埃。胡先沒精打彩地踏着車子，車輛在要熔化似的柏油路上慢慢地滾動着、滾動着……他汗流浹背，吃力地伸手臂，透著氣。他已不像往日那樣，注視着街上的每一個行人。他覺得頭有點昏沉，腦子裡亂得很。他不想思考任何問題，但卻無法自我控制；腦海中始終浮沉着花蒂瑪動人的身影！

三四年前，當花蒂瑪還是一個十三四歲的女孩子時，胡先就已經暗暗地裡戀上她了。他愛她的大眼睛、黑髮、小嘴。像酒徒看見了酒精那麼難以自制，他期望能佔有她，佔有她的一切！

如今，他更近乎瘋狂啦！每當她來到他的身前，他便無法自主地用那對閃着貪婪的眼，凝視着她苗條的身軀和豐滿的胸脯……。他抗拒不了眼前的誘惑力；也抑制不住胸中熊熊燃着的慾火。但是，只片刻光景，他便感到消沉和失望！……

雖然，他覺得花蒂瑪對自己並不錯，但是，一想起要娶她的時候，他的心便冷下來了。他什麼都沒有，除了父親留給他的一輛三輪車之外。當然，他不能在車上結婚，更不能在車上養兒女！越是往下想，他就越覺得惘然和愁悵！

「胡先！胡先！」

他從夢中醒過來似地，驚惶地朝着車後面望去。

「啊，花蒂瑪！」他感到驚喜。

「能載我回去嗎？」她笑謎謎地說：「我熱得要死哪……」

胡先發痴地呆瞪着在陽光下所襯托出的黑白輪廓，好一陣子才抖着聲音說：「上車吧！」

這是第一次，他暗戀着的美人兒坐在他的車上。他的思潮又波動起來了。他老想找些話題和她談談，却始終想不出該說些什麼？他想：腦汁一定被炎陽晒乾了，不然怎麼會這麼空洞呢？

「胡先，」花蒂瑪戴上太陽鏡，打開羽扇，搖了幾下，却先啓開了話閘子：「踏車子一定很辛苦吧！」

他苦笑着點點頭：「還好，我想，有人比我更苦。」

「早上，莫曼對我說，踏三輪車是落在時代後頭的活兒，沒什麼出息；還說，市議會已通過市區巴士的川行，料想沒人會要坐這種『蝸牛車』吧。我當然不希望如此，但是，說實話，他說的也有道理呀。我很替你的將來擔憂！……」

「花蒂瑪，別再說下去吧！既然相信他的話，那就是了。我用不着人家的同情和擔憂！」

她望着他的臉色，知道對方是生氣了，心裡自是難受。「我的確沒想到這些話會傷到你的自尊心呀，胡先！」

他半句話也不說，只把車子停在賣食攤前。

三

胡先滿肚子悶氣，在椰花酒間喝下兩大杯的椰花酒，性子更顯得暴躁了。他和在座的酒徒一樣，用着粗鄙的話叫罵着、詛咒着！

沙林在旁看出他的心意，便問他：「莫曼真的奪走了你的花蒂瑪？」

「他媽的粗臉皮的傢伙那裡配得上她？……」胡先嚷叫着說：「誰知，那竟然是件實事，那竟然是件實事！花蒂瑪的媽告訴我，說她的女兒要嫁給那條鱷魚了。媽的，早知這樣，我胡先才不載那女人呢！沙林，這兒還有三角錢，替我再要一杯椰花酒，我有點渴呢！……」

「老友，別再喝吧。」對方把銀幣塞進他的褲袋裡說：「假如你答應我幫助你；我自信有辦法成全你和蒂花瑪的愛情！」

「不要說酒話吧，去和我買酒，一大杯！」

「我還沒喝半口呀！」沙林一把將他拉住，搖了一下：「我能把他刺傷，或是殺死！」胡先終於怔住了。他出奇地瞪着他的老友，半晌，才問：「你這麼做，爲了什麼？」

「我覺得，他不該搶走朋友的愛人！」他正色地回答：「還有，當我沒車子踏的時候，沒有一個朋友像你那麼幫助我。那些虛偽的東西只用好聽的話來安慰我，將來，我也只會用那些虛無的東西去報答他們；而你既已真正的幫助過我，我當然也要拿出力量——甚至性命來回報你！」

「殺死莫曼？……」胡先無意識地喃喃着：「再給我一杯椰酒吧！……」

四

胡先把車子踏進一條寂靜的陋巷，然後把車子停在巷裡。他默默地躲在車座上，燃了一根香煙，一邊抽着，一邊沉思。……

他仍然無法擺脫掉花蒂瑪的倩影；而每一記起了她，他便會聯想到那個醜怪的莫曼來。在這

兩張熟悉的臉孔中，胡先往往會引起兩種極度不同的感受——愛和恨。

他愛花蒂瑪，愛得比江洋還深，有時，連他自己也不知所以然！他恨莫曼，幾乎可以說：在他的一生中，這是他在恨的感受上最厲害的一個人了。這兩種感受——在他底心中起了激烈的刺激，他便覺得難以自安呢。

有時，他簡直想把莫曼勒斃，以消胸臆中的氣憤。但是，今午他却斷然地謝絕了老友的建議和幫助，去刺殺那麼一個可憎的敵人。因為在他的腦子裡，始終還記着哈芝龍替他父親說的一些話。

「……………孩子，你要好好地做人呵，永把『都罕』（上帝）記在心上，遠遠地避開罪惡的念頭，老老實實地幹活吧！這樣，你才對得起所有愛你的人！……………」

霧氣漸漸地濃了，宛如漫漫無邊的白紗，籠罩着四方。遠處的路燈，在陰寒的空氣中，透射出幾點朦朧的光暈。……………

（六三、四、廿三）

新車

一

沙頭叔把自己底老爺車駕到華麗車行門前，熬住了。他伸手去摸摸褲袋裏的鈔票，知道並沒遺落，才透了一口大氣，下了車，大搖大擺地跨進行裏。

售賣員是他底老朋友，所以趕上前去打個招呼。

「噢，是你。」他臉上泛起一陣火熱；勉強地裝出一副笑容，和他握握手。

「聽說你近來運氣不佳……」

「唉！別提了，樹膠若再不漲價，相信比我更倒霉的人還多着呢！」那張葫蘆臉已皺成一團，細小的雙眼深深地藏在兩道濃濃的眉毛下，鼻孔一張一閉地動着，好像老雄獅在喘氣，潤潤的嘴裏閃出兩排金色的亮光。

「是的，是的……你可是來找經理的？」

「唔，我想把父親傳下的老爺車賣掉。」

「哪——你以後不是要步行去辦事了嗎？」

他以老朋友的身份問那黑胖的中年人。

「不，不！是你弄錯了！我並不是——我是來換新車的呀，換一輛新型的大汽車！」他，順

手拉出一條手帕，抹抹額上和頸上冒着的汗水，有點兒不高興地說。

售賣員不是個傻子，知道自己說錯了話兒，連忙陪個笑臉，拍拍老朋友底肩膀，說：「對不起，我不知道你又發達了！」

「發達？唉！賣去十依格的——」驀地，他頓住了，似乎有點懊悔地按住自己底嘴唇。雙眼呆呆地瞪着對方，老半天還沒說出話來。

對方是個久經世故的人，那會聽不出話中的意思，只是不想爲難這位愛面子的朋友而已。其實，賣樹膠園買汽車並不算得是丟臉的事，何必要那般吞吞吐吐呢？

幸好，就在這時候，經理出現了。他一見那黑胖子，便裂開嘴巴，走上前去和他點點頭。

「經理，」售賣員慌忙將話題一轉：「沙頭兄想換新車。」

「哦。」經理微微地點一下頭。「換新車？想『字花』一定贏了不少吧！」他底眼中射出一道神秘的光：「聽說，西區的字花老板快成百萬富翁了。……」

「別開玩笑吧，老兄。說實在的，近來的運氣的確壞透了。贏不了錢還不打緊，偏偏又遇上那羣『好兄弟』，一見面就伸手要錢，不給不可以——鬧上法庭可不是好玩的——給了就如拋入海裏一樣，一點也不甘心！又有甚麼法子呢？」他底雙眉慢慢地擠成一個「八」字，額上也凹出幾條皺紋：「唉！要不是爲了××公會的改選，我才不想換車呢！」

經理臉上毫無表情，只管一下一下地點頭。

「你想想看吧，這兒最高大的建築——××公會還不是我父親一手建立起來的？然而，我始

終都不會當過會長，你想惱人不惱人？」頓了一會，他又接下去說：「去年，會長的座位本該讓我坐上去的；誰知，偏偏遇上一些無聊的傢伙，從中作梗，挑撥離間！說甚麼：會長是代表整個公會的尊嚴，沒有大汽車豈不丟盡公會的面子？……開票結果，我只能眼巴巴地望着李黑牛坐上了會長那把交椅。那傢伙還用輕蔑的眼光睨視我一眼，臉上帶着得意的冷笑……說真的，我必須出這口悶氣！……」

經理仍然閉着嘴，不說甚麼。顯然地，對這事情，他並不感興趣。

「哼，李黑牛，他是甚麼東西？竟能當會長！他父親也只是不過是個碼頭工人罷了。……」

「可是——現在他已是個大富翁啦！」經理喃喃地自言自語，說了一句便又頓住了。聲音雖小，然而却如可惡的蚊子，闖進他沙頭叔底耳鼓裏去！

「咄！富翁？……走私大王、萬字票頭！」

二

沙頭叔得意洋洋地把新車開到老婆的門口，正想走進去向她報喜。誰知，腳還沒着地，屋裏早已傳出了一陣宏亮而尖銳的聲音來了。

「你這老不死的怪物，騙去我一大把的首飾，原來就是爲了這輛鬼東西！告訴你，老娘是絕對不會讓你用它去載妖精的！……」

像澆了一頭冷水，他渾身哆嗦了一陣，連忙縮回車裏去。心想：這胖婆可不是好惹的。「三十六着，走爲上計」，連忙把車開走。……

現在，他該到甚麼地方去呢？公會？不！那兒是些無聊的人聊天的所在；除了開大會之外，職員是絕不到那兒去的！到俱樂部吧？還不是時候。那麼去找阿花閒談一陣？哦，不行！妻子底探子一定還守在門口。……

他煩悶得很，一連地嘆了幾口氣；把車盤左旋右轉地在馬路上兜着大圈子。於是，他夕想起錢來了。

他父親逝世的時候，曾留給他一筆相當可觀的遺產——十幾萬元的現款和三百多依格的樹膠園。沒想到，只短短的十多年中，他已將近破產了。然而，又有誰會知道呢？又有誰會同情他呢？世界上的人，大都喜歡幸災樂禍地對着倒霉的人冷笑；對他可能還要來得冷酷些哩！尤其是那些開始發財的親友，曾經好幾次地對他說：「……別再沉迷不悟吧，女人是禍水！……抱住財神不放，財神也會抱着你底產財不放的！……賭『浮水』是自尋毀滅之路呀！……字花可能使你身敗名裂！……」他恨透了說話的人，因為他們憑甚麼資格來教訓一個地方名流呢？

提起「名流」兩字，他沙頭叔就會連想到當會長的事來了。以前，他老以為女人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東西；然而，目前已覺出其中的錯誤來。「名譽好，地位就自然會提高；地位高，賺錢就容易！」這便是他修改過的座右銘。也正因為這樣，他才咬緊牙筋，把僅存的十依格橡園也賣掉了！

他想：有新車，當會長就沒問題；有地位，找錢就不難！有錢還怕沒有女人？

想到這裏，他那黑胖的臉上開始浮起一線得意的微笑；在他的眼前，似乎有無數的鈔票，飛

落在他的身上。……

「沙頭叔！沙頭叔！……」

一個响亮的聲音把他從幻想中拉回到現實來。他一脚把車子煞住，轉過頭去一看，却是公會的座辦瘦子陳仔。

「甚麼事？」

那瘦子抹抹嘴邊的汗，朝四面張望了一陣，才按低嗓子，喘着氣說：「昨晚，我偷偷地打開投票箱……」

「說呀，怎麼吞吞吐吐的，真討厭！」

「我打開箱子，發現投你的票的人很少！」

「甚麼？」他猛地吃了一驚，心兒被震落似地，連臉色都變了：「你是說我的票很少？」

「唔。」瘦子陳仔睜圓雙眼，點點頭：「我就不明白他們存着甚麼心思。」

「一定有人在搞鬼！你有沒有看見誰開箱塗改選票？」

「沒有。」座辦嚥下一口口水，想了一會，才接下去說：「不過，聽一些會員說，有人在收買選舉票。……」

沙頭叔底臉孔已成灰色，全身的血液停止循環似地，使他透不過氣來；眼前，彷彿有幾顆銀星在旋轉着、旋轉着……

「公會是我父親一手建立起來的呀！」

三

初選開票那天，沙頭叔並沒有到場監視。

他躺在沙發椅上，像在沉思。曾經幾度，他霍然地立起身子，踱了幾個方步，但是，最後又坐在椅上，發痴地瞪着身旁的電話。心兒老是忐忑地猛跳着，像在和鐘擺賽跑一樣。……

終於，電話鈴响了；他一把將聽筒抓起，可是，手却不停地哆嗦。

「誰？可是陳仔？」

電話筒裏「伊伊哦哦」地响着。

他底臉色即刻一變！聲音也抖了起來：

「你是說，我——我——落選了？……甚麼？只有三十幾張票！這麼說我連一個普普通通的執事委員的職位都沒有了？……」

他惘然地將話筒掛上，若有所失地呆立着。嘴唇却一抖一抖地動着：「姓李的是甚麼東西，他憑甚麼資格中選呢？……碼頭工人的兒子，走私大王……公會是我——我父親……」

四

沙頭叔走出華麗車行，臉上罩着一層憂鬱。他盡量地跨大脚步，走向路旁的巴士車站去。

他底老朋友——售賣員出奇地瞪着他肥胖的背影，禁不住地自言自語：「樹膠起了三打里，他爲甚麼要把新車賣掉呢？……」

(六二、五、三十)

舞會

露絲笑彎了腰，一邊拍着手，一邊尖叫着對她底朋友說：「真是美妙極了！金花，明晚的舞會上，彼得必定會意外驚喜的！」

金花並不答腔，只裝着沒有聽見，這會兒，她底心情是愉快而自豪的。她對着牆上掛着的大鏡子，隨着揚聲器傳播出來的快節拍音樂，使勁地扭動着那束得緊緊的細腰；她覺得：自己底身材好，舞得也很自然。她是初次學跳「Twist」的，但是，成績却是這麼的使自己感到滿意。

「我想，彼得看了你底舞姿，必然要沉迷的。」露絲也扭了幾下：「你底腰的確細得好看。」

「站在一旁的銀花看得呆了。聽得露絲這麼一說，烏溜溜的眸子即刻滾動起來：「露絲姊，你

說姐姐底腰細，你看我底腰更細呢！」

露絲放聲笑了起來，她走上前去，拉一拉銀花底兩條小辮子，說：「你真會說話，今年幾歲

了？」

「十歲。不，媽媽說，我已經十一歲了。」

音樂停了。金花挑出一條紅手帕，抹扶額上和臉上的汗珠，然後瞪了妹妹一眼，微喘着氣地

說：「你這東西真多嘴！跟你說，回去不得告訴媽，明晚我去參加舞會，知道嗎？」

「如果媽問起我呢？」她捏着自己底小嘴。

「媽不會問的。」金花變了臉色：「如果你告訴媽，我就打死你！」

「我不說好了，但是，你要帶我去，去跳舞。」

「咄！你才十歲，怎能參加『派對』？」

銀花不服氣了，她呶尖了嘴，說：「爲什麼不可？我會跳舞，我搖給你看」說着，。她真的搖了幾下。「不給我去，我就跟媽說！」

金花氣得直抖，舉起手，却沒有擡過去。她望了望露絲，對方却老是抿着嘴巴在笑。

金花心里明白，倘若媽媽知道她要去跳舞，不但會嚴詞責罵，而且還會把她關起來，剝奪她底行動自由，這是多麼可恨而可怕的事呀。

她一向就恨她的母親，那老太婆經常喜歡在她底耳邊，嘮叨個不停，說什麼女孩子家應當在家裏看書學針黹，在外胡來，成何體統？以後那個男人敢要？她討厭聽聖經，但是，她母親就如一本「新舊約全書」！

的確，她不能讓媽知道參加舞會的事。因此，她急得眼眶都發紅了。

「算了，」露絲覺得自己不能再沉默了，便對她說：「就讓她去吧，我有我底辦法。」

「姐姐，我們回去吧。」銀花高興極了，她向露絲揮揮手，拉着金花底手，回身便走了。

彼得底家裏，顯得有點渾亂了，廳堂上、走廊上、房子裏，都擠滿了十七八歲的年輕人，他們有的在跳着瘋狂的舞，有的在暗淡的角落擁吻着……場內場外不時都有嘻笑聲、叫嚷聲，偶爾爆出了幾個肉麻的字眼，使得全場的人都狂笑起來。

只有金花默默地坐在一旁，皺着眉頭地望着在咬牙根的青年。他不時轉過頭來白她幾眼，然後使勁地抽着烟。

「彼得，真對不起……」
「你明明是有意爲難我嘛，」他把香烟擲在地上，一腳踏將上去：「『派對』怎能帶孩子來呢？」

「露絲說她有辦法的。」她低下頭說：「誰知她是在和我開玩笑。」
她曾經幾次偷偷地站起來，想和彼得跳幾支舞，但是，銀花老跟着她，有時還拉着她底裙角不放。因此、她只得回到座位上去，不安地望着彼得。

彼得底眼連眨也沒眨地瞧着一對對正在狂舞的朋友，心裏越來越煩悶了：「我是在浪費時間！你看，露絲和謝利跳得多開心哪！……」

「她是個自私鬼。」金花有點羨慕，又有點妬忌。

「啊，有了，」驀地，彼得高興得跳起身，笑裂了嘴說：「達令，你別走，就坐在這兒，我有個好節目。」

她出奇地望着他竄進了臥室，不一會，全場的小燈泡的光芒都消失了。

場上響起一陣驚叫，然而只是很短暫的一刹那，過後，場上顯得更恬靜、更富「羅曼蒂克」了。

就在這當兒，金花底手被人握住了。

「走。」是彼得底嗓子。

於是，她毫不遲疑地站起身，一步步地跟着她底情人走去，就如一個迷途的盲女一樣。

驀地，她聽見門被關上的聲音。然而她並不感到驚慌，她知道，自己是在彼得底臥室裏。她想：在情人底懷抱裏總是比較安全的！

對方攙住了她，她感到振奮和愉快。……

然而，這美好的時刻並沒有持續下去。她發覺有人在她底身後。那人是誰呢？

「啊！彼得，有人在摸我底腿！」

彼得慌了，放開手，慌慌張張地摸到牆邊，扭亮了燈。「是你？」他們倆不約而同地嚷了起來。

站在他們面前的，正是銀花。她向姐姐扮了個鬼臉，然後抿着小嘴，笑咪咪地點着頭，指着姐姐說：「哈，回去我和媽媽說，你不害羞……」

彼得和金花底臉色都變了。……

三

漫長的時日，寂寞的光景，都在折磨着金花。她削瘦了；往日的微笑，以前的天真、浪漫的

氣息都在她底眉毛封鎖下消逝了。她底眼裏不再閃着熱情的光芒，不再流露出青春的活力；只籠罩着一種無法表露出來的悵鬱和愁悵！

她恨她底母親。她把女兒囚在房裏，像隻動物一樣，剝奪了她應有的行動自由——讓她在這種寂寞而單調的生活中渡過了三個漫長的月份！她快要悶死了！

她也恨她底妹妹，她使自己底姐姐挨罵和失去自由，她不該把那晚的事傳給母親知道。母親說她才十七歲，不該和男孩子在一起鬼混，說那是十分危險的！她當然不信。

如今，金花就如一幅機械，老是按照母親爲她編定的「課程表」工作。除了週末和星期天之外，她絕對不能出外探訪朋友；而在規定的探訪時間內，還得讓那「小偵探」銀花跟在身旁。

在這種情形之下，她終於失去了彼得。那沒有耐性的傢伙拋棄了她，便又搭上了別人。她感到悲傷和失望，也感到妬忌和氣憤！

學期結束了，她底成績很令她母親感到驚喜！她得了第二名。母親賞了她一條頸鍊，還答應她去探訪教她跳舞腰舞的露絲。

露絲見了金花，並不如金花所想像的那麼愉快和興奮。她比起金花還要來得削瘦，還要來得憂鬱！

「我被學校開除了。」淚水湧上了她底眼角。

金花驚愕得說不出話。

「我——真後悔……」她用掌心掩住了臉孔，搖着頭，哽咽起來。

「你做錯了什麼事呢？露絲！」

「我做錯了一件事。」她把頭伏在金花底胸前，仍然在哽咽着：「就是那晚，你妹妹跟你去的那晚……………」

「在彼得底家裏。」

「是的，」她突然放聲哭了起來，「謝利——他——他……………」

「他怎麼啦？」她忍不住地問。

「我懷孕了！」

金花聽到旱天雷似地，呆了老半晌，才深長地歎了一口氣。……………

（六三、九、十二）

泡 影

打開鐵木造成的黑櫥門，拉出一個紅色的鐵盒；吳福伯底手指開始抖顫起來了。一對充滿血絲的眼，有點潤濕，一眨不眨地瞪住木然立着的兒子，皺得像塊老柚皮的臉上沒有絲毫表情，誰也猜不出他內心到底是悲哀或是歡喜。

陽光打從窗口射進房里，照在老人手上捧着的鐵盒，微微地閃出一道寒光，映射在兒子蒼白而瘦癯的臉孔上。青年底變眉緊緊地鎖着，兩片紫色的唇兒恰似鐵製的盒蓋，貼得又緊又密。

吳福伯呆了半晌，才乾咳一聲，突破寂靜的空氣。然後輕輕啓開小銅鎖，掀開盒蓋。

青年底變眼頓時一亮！

老人底心禁不住地忐忑亂跳，嗓子也顯得有些激動：

「這些就是我底『棺材本』了！我一生辛動作活，省衣節食，好容易才儲到這些，本來是打算留到最後一口氣才動用的。如今，你既然急着要用，就拿去吧！」

青年仍然木立着。口里却不停地在咕噥着：「棺材本？……」

「我自信，這一兩年內，我是不會有甚麼意外的。放心吧！孩子。」

青年凝視着盒里一疊疊的紅鈔票，心臟彷彿受了熱，血液循環得更快了！他感到興奮、喜悅

；但是，他底臉上仍然是一片冷漠。

「一個人，到你這般年紀，確也該有個家庭了。」老人輕聲地說：「我花了半世的心血，讓你念完工程，總算盡了培育的責任。現在，我所冀望的，就是能看看你能像其他的人一樣——結婚、生兒子。而今，既然有女孩子愛上你，你也喜歡她，我作父親的，當然有成全你的必要。」他把鐵盒交給兒子，臉上露出一絲慈祥的微笑。「別猶豫，做甚麼事都得當機立斷！」

青年只對着鈔票發痴，耳鼓里「隆隆」地響着；父親底話半句也不會聽進去，心中只在計劃着新婚的事。……

二

吳福伯爲了使兒子感到驚喜，特地在甘榜附近租下一座新建的房屋。屋里有三個房間，他經過再三的思考之後，終於決定把第一個房讓給新人作洞房；第二間空着，以便將來安置嬰孩用；最後一間才用來安頓自己底老骨頭！

他想：假如兒子知道了，他一定感激得連眼淚都掉下來的！還會說他老人家事事想得週到！還有呢，那個新來的媳婦知道了，她一定會好好地服侍這麼一位好老頭，讓他享受一下殘年的生活。

於是，他得意地笑起來了。眼前，即刻出現一大羣的孫兒，繞在他底身邊嬉戲。……

是的，一個上了六十歲的老人，對於現世還會有什麼奢望呢？除了安適的生活和滿堂的子孫之外，他還能指望什麼？錢是身外的東西，留下來又有什麼用呢？只要他底祈求能如願以償，他

什麼都可以捨棄，甚至僅存的一切，他也寧願獻出！

兒子回到家里，吳福伯便把他帶到新屋子去，問他：「合意嗎？」

青年眉頭一皺，老半天才吐出兩個字：

「爸！這——」

老人以為兒子感到過意不去，便拍拍他底肩膀，微笑着說：

「父子之間，還要說客氣話？」

青年本想開口，聽他這麼一說，鐵門似的咀唇便夕閉上了。

「我托了幾十個人，到處去打聽，好容易才找到這麼一間呢。」吳福伯得意地點着頭說：「讓我私下告訴你，租這房子，單是『茶錢』就整整花了八百大元哩！」

「你——你根本不必花這些錢呀！」兒子長歎一聲，掉頭走了。

吳福伯望着他底背影消失在綠葉叢中的小路上之後，才自言自語地說：「想不到，現在的青年人也懂得為父的賺錢不容易。」

日子消逝得很快，再過兩天，就是兒子底佳期了。但是，那年輕人一點也不在乎似地，並沒有把新買的傢俬搬進新居，當然更不用說佈置了。

吳福伯覺得萬分焦急，再也不能沉默了！

「我底孩子，告訴我，你是不是不想在這兒成婚？」

青年毫無表情地站着，半句話也不說。

「坦白地說吧！是不是？」

「我問過她，她嫌這兒太偏僻；所以……」

「說下去！」老人底耳鼓里像有一輛火車奔馳過！

「她不肯來！」

「你答應了？」

「沒辦法嘛……」

「虧你說得出口！讀了一二十年書，還能說『沒辦法』？我底心機總算白費了！白費了！」

老人光火了，雙眼冒着火星，死瞪着低下頭的兒子。「好，我再問你，你打算在那兒成婚？」

青年似乎盡量使自己底心情鎮定下來。他沉默了半響，才抖着沙啞的嗓子，低聲地說：

「我——我答應——住在——在她底家里……」

「住在女方底家裏？」吳福伯底臉色變成蠟白，頭腦彷彿被火車撞了進去，全身底肌肉一緊

，隨着便鬆懈下去。……

三

吳福伯默默地坐在新屋子的門口。他並不是喜歡四周的野花綠樹，因為這些野生的植物最容易勾起老年人心上的暗影——死亡。他吳福伯不想這麼快就離開人世間；他覺得，這世界還欠下他一些什麼，因為他苦幹了一生，還未得到報償！可是，有時候他又覺得自己這麼地活着一種折磨，一種難以忍受的痛苦！然而，無論如何，他還是願意再熬受下去。

他深怕孤零零的生活，寂寞的時光：現在，他終歸是孤零零的一個。他等待又等待，讓時光一秒一分地溜走，但是，紅土的小路上仍然是寂寞的、空虛的，沒有腳步聲，沒有人影。……：在兒子結婚那天，他吳福伯爲了免受譏嘲，決心不參加兒子的婚典，害得新郎急出一身冷汗。

「你該知道，我是個有骨氣的人！」老人冷冷地說。

「你不去，結婚証書上誰簽名呢？」

「你自己作主，你自己簽吧！」

新郎驚愕住了。

「不然的話，不妨請女方家長順便簽一簽，反正名正言順！我決不計較。」老人瞪着新刷的牆，一字一字地唸着。

新郎底臉色頓時轉成鐵青。他心里明白父親在說什麼，心窩自是刺痛。

「難道你想讓我在幾百隻眼睛注視下失去我底自尊？」青年悽愴地說。

「難道你這麼做我就有自尊？」他終於忍不住地嚷起來！

「如果你不去，我將永不回來！」

「我說不去就不去，你別威脅我好嗎？」

新郎回身就走。……：

他吳福伯沒想到自己底兒子也是個「有骨氣的人」；說不同真個不同！

想到這裏，他真有點兒後悔呢。他後悔不該把所有的錢都拿出來，促使兒子離開自己底身旁。

他心里明白：如今兒子是被囚住了，被囚在一座用錢築成的「堡壘」中，過去，他不信金錢能够買走人類的感情，而今，他不能不信了，因為連自己唯一的兒子那份純真的感情也給買走了！這不能不使他對這感情的世界感到失望！

夕陽已沉入綠野，空中留下一片昏暗的彩霞；一羣羣的歸鴉慢慢地消失在寂靜的上空。

吳福伯發痴地望着就要消失在黑暗中的小路，兩顆豆大的淚珠，終於滾出他底眼眶。……

(六三、一、二十)

關 照

一

「鈴鈴鈴……」

我一把抓起電話，「哈囉」還沒說出口，就聽見對方底聲音了。

「是張校長嗎？」哦，原來是我底高級助理——朱先生。他底嗓子有些抖動地問道。

「是的，出了什麼事？」那種緊張的心情即刻由聽筒裏傳到我底心房。

「正確消息：馬拉局長明天上午要到我們底學校視察……」

「哦——」對於這事，我倒不放在心上，因為我底學校是W坡裏最好、最完整和最健全的一間了。他絕難找到絲毫的缺點：「讓他來好了！」

「可是，你呢？」

「明天我女兒才舉行婚禮大典，所以脫不了身……噯，告訴你，男方已商請S城最著名的樂隊助興。相信一定很熱鬧……」我底眼前立刻出現了一幅人山人海畫面；同時，還看見女兒牽着丈夫底手臂，抿着嘴，一步一步地走上前來。……

「校長，你可別忘了，你並沒有請假呀！」

「哦，這個——」一言驚醒夢中人，這句話猛然地闖進我底心房！說真的，倘若這事被局長

知道了，那還了得，「朱先生，你底消息是從那兒來的？」

「教育局！正確消息！」聲音像是教堂裏的鐘聲。

「那麼——」我再三地思考之後，終於覺得，校長的地位比起女兒底婚禮來，着實還要重要一些，因此，連忙回答他說：「我就回去，現在就趕回去！」

二

整整坐了五個鐘頭的長途火車，才回到W坡。這當兒，我簡直要倦死了！我底眼皮，宛如垂着兩塊白錫，老是要閣下去，真令人難以忍受呢。照理，我應該上床去休息才對，然而，我怎麼能「高枕無憂」地躺在床上做美夢呢？學校中的「教師報到簿」、「學生點名簿」、「課堂日記」、「校政紀錄」……等等非再三地看看不可。因為朱助理雖然勤勞操作，但是，幹事能力却很差，不能完全信任他！

「校長，你好！路上辛苦了？……」

我正想到學校去，沒想到朱助理却自己找上門來了。他滿頭冒汗，左手提着一個航空旅行袋，右手拿着天皇月餅的紙袋，腋下還夾着一個紙包，喘着氣地給我點上了十來個頭！

「還好。什麼事？」

「課堂日記、學生點名簿、教員的教學計劃……全部我都給你帶來了，請你一一過目。」我以爲他又要送禮來啦，聽他這麼一說，才知道那些東西都是簿子：

「哦——哦！放在我桌上好了。……」

三

連珠炮似地，我一連打了幾十個長長的呵欠；眼眶裏像有沙塵在作怪似地，老流着淚水。可是，滿胸臆中仍然是一大堆的炭酸氣！

「校長，你底眼睛紅了，大概是睡不够吧？」桌旁的朱助理立起身子，彎着腰地問我。

「還好，還好。」我給他一個苦笑。

「這幾天，你簡直忙得要——」驀地，他閉上嘴，把「死」字嚥咽下去，然後才接下去說：

「你簡直忙得不亦樂乎！」

「嘿，沒法子。」我覺得他底問候只能增加我胸臆中的炭酸氣而已。

「要喝一杯咖啡嗎？我可以去叫。」

「不用了。」

「等一下，馬局長來時，我看還是先帶他去參觀我們底圖書館；昨天，我已把你寫的『辦學經驗談』放在最醒目的地方。……」

「這個我自會安排。」我一口打斷他底話頭。因為，我覺得血管正在膨脹！

「是的，是的。」他這才坐回原位。然而，臉上仍是一臉很勉強的微笑。

「已經十二點了，怎麼還沒有來呢？」我望望手錶，又打了一個呵欠。

「大概是——」他搔搔頭皮，老半天還沒把話說完。

「再過半個鐘頭，我們就放學了！」我的確有些焦急，因為，假如他沒來，那麼我不就白白

地忙了一天一夜嗎？更慘的是，我不能親眼看見女兒底婚禮。……

「校長，來啦！來啦！」朱助理底臉色驀地發青起來，嘴唇一變而成紫色，兩顆眸子一動不動地望着路邊。

我底兩眼也跟着一亮，連忙提起精神，瞪住停在學校門口的汽車上；心，不住地忐忑跳動着。一隻手自然而然地伸進褲袋裏，摸摸袋裏的「朱律」（雪茄）烟。

車門開了，一個年青的飛仔跳了出來，舉起手，和我們打着招呼。

「是——」我底血液流回心臟裏去了。

「是趙董事長底公子。」他訥訥地自言自語着。

「哈囉！密士特朱，近來好嗎？」

「好，好，很好。」他連忙站起來，說：「在英倫，玩得痛快嗎？成績很好吧！」

「那兒沒人阻止我去舞廳。」他脫下太陽鏡，笑裂嘴巴地說：「嘿！昨天清早打給你底電話有沒有接到？」

「昨天清早？」他摸不着頭腦了。

「你忘了？三年前的昨天，當我正在『黑狼夜總會』裏跳舞時，你打電話來騙我說：我爹地叫我回去，使我白白地讓那個舞女拿走三十元……」

「你是說，」他底臉色，看去就像一張道林紙：「昨天早上，說局長要來我們學校那個電話是你打來的？」

「沒錯，一點也沒錯！」他得意忘形地狂笑起來：「你却信以為真？哈哈……『愚人者，人亦愚之』，你教我的，現在倒忘了？哈哈……昨天——是『愚人節』！朱！」

我底無名火已升到太陽穴啦，可能還高些哩！——因為我底頭着實有點兒昏昏沉沉。轉過頭去，却不見朱助理，只發現一條筆直的腿伸出他底辦公桌外！……

（六二、四、七。子夜）



末 路

醫生替陳俗檢查過身體之後，沉默了半晌，才輕聲地嘆一口氣，他底變眼一動不動地瞪在病人底臉上。

「我患了什麼病呢？醫生。」

醫生咬一咬牙根，然後用很沉重的口氣對他說：

「腰子病，並不算輕。」

「要打針嗎？」陳俗伸手進褲袋裡去，捏一捏里邊的幾張鈔票，心里悶得很。「我怕打針，最好還是給些藥丸或藥片我服……」

「打針不打針無所謂，重要的還是長期休養！」醫生正色地說：「如果你想找個比較好的地方養病的話，我可以替你向中央醫院申請。」

病人黃腫的臉上已經浮現出幾道粗而深的皺紋。他眨了幾下眼，又嚥下幾口痰，才問：

「那——我不是要停工了嗎？」

「當然囉，」他點點頭：「爲了你自己底生命，你是不需要花費時間去考慮其他問題的！」
「但是——」陳俗底心臟又不正常地狂跳起來，他很不自在地抓抓頭髮，露出一口不很整齊

的黃牙齒：「我還有幾個弟弟和妹妹，我不想叫他們餓着肚皮過日子……………」

「這是你底事，我顧不了這許多，現在，我再問你一聲：你不想進醫院？」

「……………」

「說嘛，老看着我是不耐煩的！」醫生似乎很不耐煩了，因此，他把嗓子提高了些，說：「外頭還有長龍陣在等我診斷呀！」

他感到非常爲難，腦子自己打一場冷戰後，他終於搖搖頭，說：

「不！我還得工作。」

二

老板越是看清楚陳俗底臉色，心里就越不爽快。他知道：生意要好，伙計就非賣力不可！但是，像陳俗那張沒精打彩的腫臉又能幹些甚麼事來呢？他打算做虧本生意，所以他得下決心辭退這個幹上六、七年的老伙計！

「聽說，你去看醫生，是嗎？」

陳俗機械似地點兩下頭。

「醫生怎麼說？」

「他——」猶豫了一陣，他終於有點哀傷地說：「他說我害了腰子病。」

「哦，腰子病？」看來，老板倒很關懷和同情這個可憐的青年：「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呀，你得好好地休息一個時期才對。」

陳俗低下頭，心里一陣難過。

「我說，生命比起世上一切的東西都要寶貴，所以，我以為——」

陳俗抬起頭，望了望對方，不自禁地露出一個苦笑。

「我以為你還是停工的好。」老板很正經地說。

他感到心臟跳得使呼吸都有點困難。

「我想，慢慢會好的。而且，我並不打——」

「不，無論如何，你得回去休養一個長時期。你應該明白，我這麼做是為你好，而且也免得讓一些人說我不照顧工友。」說到這兒，老板打開抽屜，取出幾張鈔票按在桌上，說：「這些就當着你底養病金吧，千萬拿着，別叫我失望！」

陳俗却如處身夢境一般，動也沒動一下。

「記着，要病好，第一，別操勞。第二，吃有營養的東西，第三……多睡覺！這樣，不出三三個月，病自然會痊癒的。」

對方仍然一動不動地立着，眼角却潤濕了……

三

陳俗奔跑了好些日子，還是沒法子找到半點工作，他感到異常的悲傷和失望！

「生病的人要做什麼工？」

「你扛得起一百斤重的東西嗎？」

「讀完小學，哈，你認得幾個字？」

「哈哈，你——？」

每一句話都像針一樣，狠狠地釘在他底心上，他想哭，但是，哭又有什麼用呢？就像家里那幾個弟妹，哭乾了淚，還不是要餓肚皮？

「未來的日子，該怎麼過下去？」越是往遠處想，他就越是處身在絕望和死亡的邊緣！可是，他又不能叫腦子停止思想呀！看來，他就快要發瘋了。……

四

這天，正當他走頭無路的當兒，他撞上了多年沒見面的老同學——陶雄。

「怎麼啦，變成這個樣子？」這個熱情的故交握握他底手，又拍拍他底肩膀，有點吃驚地瞪着他：「近來好吧？」

「哈，還會好，快要回到泥土里去了。」

「走，喝杯咖啡再說，反正我有的是時間。」

兩人默默地踏進茶室，相對坐下，互望了一陣，臉上都泛出一線淡淡的苦笑！

「別太悲觀，書上不是說，『天無絕人之路』？失去舊職業，就找一份新的，要是找不着，就想別的謀生之計，反正路是人走出來的！」陶雄一面抽着烟，一面安慰他底朋友。

「當初我也是這般地想，但是，釘子碰得多，信心也就喪失了。」歎了一口悶氣，他冷冷地說道。顯然地，他是滿腔的苦悶和憂鬱。「現在你在做什麼生意呢？」

「上了梁山。」對方很神秘地笑着，噴出一口白色的烟霧。

「我不明白你話中的意思。」他呷下一口熱咖啡，覺得胸中有一陣暖流流過。

「不瞞你說，自從開書店虧大本之後，我便一直在搞『三十六字』。」他微微地乾咳一聲，按低聲音對陳俗說：「一個人，在走頭無路的時候，就是撞上末路也只好跟上去的！」

「但是，這是犯法的！」陳俗沉吟了一會，出奇地瞪住眼前那個被稱為「一百巴仙誠實的模範生」，暗地里吃了一驚！

陶雄却只管吸着烟，半句話也不說。

五

是個悶熱的下午。

陳俗滿頭大汗地伏在檯上，緊張異常地抄着東西。檯上盡是紙條。抄了一陣，他放下筆，伸一伸腰，抹去額上的汗水。然後把身子躺在椅背上，透了一口大氣，隨手打開那樽標明「補腎丸」的瓶子，一口吞下了兩粒。

「這是末路？」望着檯上的紙條，他似乎有點自得地自言自語：「每天有十來塊的入息還不好嗎？如果一切順利，幾年後，不難有座大洋房。……」

眼前即刻明亮起來，彷彿有無數的錢財滾滾而來哩！

「有錢還怕他媽的鬼病不會好？」他想：「陶雄的確要得！他是個聰明的傢伙，天生的鬼才

！

正當他沉醉在美麗的幻想中的當兒，驀地有隻粗壯的手落在他底肩上。他慌忙回頭一看，竟是三個彪形大漢！

全身的血液凝住似地，他整個人呆得像個泥人！

那三個壯漢不忙地把檯上的紙條和錢幣包起來，並且替那個泥人加上了手鐐。……

六

在法庭上，同時被提控的，除了那個一百巴仙誠實的模範生之外，還有幾個中年漢。這些嫌疑犯看來倒也神色自若，只有陳俗一個人，週身不停地在哆嗦。

「判了罪，他們會送我進醫院去治療嗎？……可憐的弟妹們，以後……」

法官一臉嚴肅地宣讀了判詞，便問陳俗作何選擇？坐牢？或是罰款？

「我沒有錢，我實在沒有那麼多的錢呀！」

警員走上前來，話也沒說，就把他帶走了。……

(六二、九、五)

歸 程 上

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

——白居易

汽笛响了，我匆匆地跳上火車，不一會，車輪便迅速地在鐵軌上滾動起來。

我鬆了一口氣，走回自己剛定下的床位。心想：這回該能好好地睡了吧。看看腕錶，剛好是黃昏六點。打從今早十一時起，我便一直坐在二等廂內的車座上打盹。由於過兩天便是農曆新年，因此所有的床位早已被定一空。我在哥打峇汝旅遊和尋訪了一週，已感到精疲力瘁。本打算在火車上好好休息一下，卻沒料到，事不如人願！

火車抵達立卑時，有個商人下了站，因此我才定得一張床位。正當自我慶幸的時刻，來到床邊，當場叫我給怔住了。一個穿著黑色衣服的少女，正端坐在我定下的床位上。她一身的白皙肌肉在黑衣的襯托下，顯得更加的光嫩動人。

好一會，我才問她：「小姐，找錯床位吧？」

她抬起頭，望我一眼；看見我出奇的樣子，便說：「這床位是你的嗎？」

她冷漠的嫩臉上罩着一層悵鬱。在夕陽的光彩照耀下，恰似抹上一層淡薄的脂粉，愈顯得美麗動人。她一對烏溜溜的眸子靈活地滾動一下之後，便垂了下去。

「這是我剛定得的床位。」我從衣袋里找出了收據。

「我沒找錯。」她似乎有點爲難和忸怩，提起行李，站直了身子，然後對我說：「我只是在這兒歇一會兒而已！」

「哦，你沒買到床位？」

她點點頭，「我沒想到火車上這麼擁擠。」

我朝四下張望一陣，搭客們大都是馬來同胞。因此，我猜測她是單獨一人，便禁不住問她一句：

「小姐，你是單獨遠行的嗎？」

她走了兩三步，才停下來，掉轉過頭來瞧我一眼。

「甚麼地方下站？」我問。

「終點。」

「新加坡？那你——你不是要在火車上坐一個長夜嗎？」我像是好奇，而又像是關懷地追問下去。說過話却又覺得自己過於冒昧和唐突。

他仍然冷冷地點一點頭。

「火車要到凌晨六時才抵達獅城的，」我自己也不明白爲甚麼會無端端地起了一種憐憫和同情之心：「假如需要的話，我——我可以把床位讓給你。」

「這——」她開始感到躊躇了：「你？」

「不打緊，我在昔加末下站。」我說：「再挨過幾個鐘頭，我便可以在旅店裏安適地睡一大覺。」

「那——」她轉過身來，仍然冷漠地瞪着我。

我這下才發現她左肩的衣袖上有一小塊方形的蘇布。

火車正以時速三十哩的速度穿過一座長橋，發出一陣「嘩啦啦」的巨响，

我們默默地對立着。一種莫名的哀愁開始封鎖住我底心坎。……

「坐到這兒來吧，小姐。」最後還是我先打破沉默，很懇切地對她說。

她遲疑了一陣，終於坐上床去。

我感到疲倦地伸一伸腰。

「真不該爲難你。」她有點羞澀地低着頭，說：「同時，我還得對你道聲謝謝哩！」

我擠出了個苦笑，然後站近床邊，問她：

「在新加坡，你有親戚嗎？」

她搖搖頭，並沒答腔。

「那末，你——」我開始感到驚奇和懷疑起來：「你是上那裏找事的？」

「不，」她露出一線苦笑，「我是去找一位文友的，我們魚雁往來，已有兩三年啦！我覺得

他很誠懇和坦白，最近他一直邀我到獅城去玩玩，可是，我總是走不開，因爲我除了到園裏去工作之外，還得料理家務……」

「家中只你一人？」

「我母親在我出世之後半年便逝世了，」她的眼眶開始紅潤起來：「而把我養大的父親竟在去年患上了肺癆，上個月死了——……」

車廂裏的空氣頓時顯得沉悶起來——雖然，事實上，一切如舊；但是在我的感覺上却有些不同——我默不作聲地凝視着那白皙肌肉襯托下的黑影子，心中悶得很！腦海中，以往的孤獨，單調而寂寞的日子又浮現出來了。……

相對沉默了些時候，她才接着說下去：

「在立卑，我已一無所有了，而友人都勸我出外走走。一方面可以散散心，一方面又可以自個兒找份適當的職業。」

「要是——事不如人願，你當作何打算？」

她沉吟片刻，才說：「我也不知道……」

火車又穿過一座長鐵橋。

窗外，空中的彩霞已經消失了，淡淡的夜幕開始籠罩着昏黑的山岡和寂靜的林野。

車內的燈兒亮了。在淡黃的燈光下，我更清楚地看見她那秀麗的容貌；像采出水芙蓉一樣。

那張蛋圓的臉上，每一部分都具有少女所具有的美；而她健美的身軀，却蓄着一股含苞待放的氣息——青春的活力。

「先生，你怎不也坐下呢？」

「哦，站着精神比較好。」我笑着說：「你進過中學吧？」

「兩年。」她說：「後來因為經濟拮据，只得輟學。」說到這兒，她似有餘哀地沉默了一陣，才又接下去說：「我沒唸完中學，可說是我生命史上的一件憾事！」於是，她又低下頭去。

我默望着她烏黑的長髮，輕輕地在飄動着。

「孤零零的一個，到那複雜的城市，有時真使我感到不安呢！」她喃喃地說：「我希望，他並不是個感情的騙子。……」

「我東行千里，何曾不是抱着一個『希望』？不過，如今我確已是浸浴在失望的浪濤中。」我有點感慨地歎息着：「人類本就是生活在希望的岸邊，有的人抵達了岸上，却也有的人沉入了海底。……」

起初，她似乎聽不明白我的話，然而，過後她終於想通了，因此，也歎了一口氣！

「小姐，你一定很疲倦了，好好地歇一歇吧。我想透透氣。」

我走出床廂，回到二號車廂里，找了一個座位，躺不到幾分鐘，竟然睡着了。……

「先生，先生！」

我從夢中驚醒過來，定眼一看，啊，原來是她！

「我們下車散散步，好嗎？」

「到站了？」

「金馬士。」她說：「這兒的夜色真美。」

我望出窗外，只見橙黃的燈光照遍了熱鬧的車站。在喧嘩聲中，我們一起跳下車廂，在黃燈照耀下的月台上散着步。兩人始終都沉默着。

我覺得：有時候，沉默的確比千言萬語還易於了解彼此的心情。

我真是做夢也沒料到，在這麼一個陌生的地方，會有這麼一個年青的姑娘伴在我的身旁。……我自知這是初次，也將是末一次。原因是：浮萍似的生活已開始使我感到厭惡。幾年來，我東奔西跑，而結果還不是孤零零的一個嗎？尤其是這一次的東行，我始終都覺得孤單和寂寞！

北上和東下的火車都抵達了。火車頭正忙着拖換車廂，再過一會，火車便又將繼續南下了。「再過兩站，便是昔加末了。」我自言自語地說。

「我們就像這些火車一樣，」她說：「匆匆地巧合在一起，却又匆匆地分離。」

「其實，世間的一切何曾不是如此？」我說。

她終於握住了我的手，靠在我的臂膀上，對我微微的一笑。

於是，我感到更愁悵了。

汽笛响了，我們匆匆地跳上火車，不一會，車輪便又迅速地在鐵軌上滾動起來……，

(六三、六、廿八)

心靈上的暗影

劉謀有個祕密。

起初，他以爲除了陳律師之外，沒有第三個人知道這個祕密。然而，日子和他底心理都漸漸地迫他相信一個事實：住在他屋里的四個年青房客也知道這個祕密！的確，這並不是鬧着玩的。他得處處小心，時時刻刻提防他們，免得這個祕密被公開出去！

四個房客很快地便發現劉房東的舉止有些不正常。每當他們坐下閒談時，他們總聽到走廊上有房東沉重的腳步聲，乾咳聲。曾經幾次，他們打開房門時，房東正站在他們的門口，很不自在地對他們點一點頭；並且裝着在尋找甚麼似地，彎着身，望着地上。……

房客們心裏想：難道劉房東是個特殊人物？他想偵探他們的行動？雖然，他們四個都自覺得本身並無任何違法的行爲或是不道德的品行，但是，爲了避免麻煩起見，他們開始提防起他來。說話時，他們總把聲音按得很低，而且常常先朝門外望一陣。

劉謀實在無法再忍受下去了。他幾次三番地聽到他們四個交頭接耳地談論着。不用說，他們一定是在談論那天晚上的事——那個祕密。他絕不能讓他們這般下去啊，他得想法子對付他們！於是，他越來越顯得不安了。

他曾跑到律師館去找陳律師，和他商量這件事。

「無論如何，你得替我想個法子。」他說：「這些人就像沙子，老在我底眼裏作怪！」陳律師皺一皺眉頭，似乎感到爲難：「可能是心裏作祟。據我猜測，他們根本無從得知這件事。」

劉謀似乎有點不高興。「要是你住在我底屋裏，你就不會這麼說了。」他有些激動地說：「老實說，這種精神負擔的確太重了，我已經感覺到無法再忍受下去！現在，我只問你，有沒有辦法解決這問題？」

「趕走他們，」陳律師很莊嚴地說：「不過，你得願慮到：法律上，屋主是不能隨意將房客趕掉的。」

房客們看完半夜場電影，低哼着曲子，回到房裏，按一下電鈕，卻不見燈光。

「真奇怪，怎麼不亮了？」

「準是燈泡壞了。……」

「哈，看來是希洽閣導演的片子。」

劉謀在房裏聽得他們「吱吱喳喳」地在談着，心兒一震。「又在談我底祕密了！」 he 想。於是，一翻身，下了床，蹣手蹣腳地走到門邊，把耳朵貼在門板上。

「我倒喜歡黑暗，因為暗地裏做壞事沒人看得見！」

「哈……」

劉謀聽得一清二楚，腦海裏即刻浮現出那晚上的情景。在他底記憶中，檯上是有盞並不很亮的檯燈的，可是，在他底感覺上，却比任何時候還要來得陰暗。他拉着床上婦人冰冷的手，全身的肌肉不停地在哆嗦着……

「把那東西拿來！」

這是當夜他顫抖着嗓子說的，現在却清清楚楚地在他耳邊響了起來。「沒錯，他們正在談那晚上的事！」他想：「我絕不能讓他們再談下去！」於是，他狠力將門一把拉開，滿臉殺氣地衝出自己底房門去。

房客中一個打從褲袋裏摸出一枝手電筒，交給身邊那個，那人扭亮了那燈，射在劉謀底臉上，他立住了。

「劉先生，我們房裏的燈不亮啦。」

「干我屁事？」他咬着牙，眼裏閃着怒光。

「我們可以進你底房裏去看一看電錶嗎？或許是出了毛病。要是『保險絲』斷了，我會換。」

「電錶沒有毛病！」他直截了當地回答道。

房客無可奈何，只說了一句：可能是停電。回身便把門關上了。

劉謀呆了好一陣，才回到自己底房裏，並且，故意地扭亮了房裏所有的燈，得意地微笑着，心想：「看你們搬不搬！」

一連幾個晚上，劉謀都這麼地爲難那四個房客，老以爲他們會自動搬走，誰料到他們都無動於衷，若無其事。雖然他們曾向他提過，然而一看他底臉色，便也就算了。他們的容忍反使劉謀感到更加着急和不安！

鬧鐘的長短針剛好重疊在「12」的上面，劉謀躺在床上，感到萬分的疲倦，幾次閉上眼，想好好地睡一覺，然而，耳鼓却不肯休息。沒片刻光景，他便又睜開眼來，望着天花板上的方格。「隔房那四個傢伙還沒入眠，他們大概又是在談那夜的事吧，否則何必把聲音按得那麼低沉？」劉謀慌忙下床，開門閃進走廊，沉着氣聽着。

「……說真的，我漸漸熱愛起黑暗來了！」

「唔，暗有暗的好處。……」

暗有暗的好處？這是個極大的諷刺！胸部被猛擊了一下似地，劉謀用力地乾咳一聲。房裏邊即刻靜了下來。他想：若不是在談我底祕密，他們爲什麼一聽見我底聲音就靜下來呢？」

他來來往往地踱着方步，心裏頭真可說是千頭萬緒哩！……

×

×

×

那天晚上，他和陳律師走進母親底房裏的當兒，他底心跳得很急，臉色也變得蒼白。

「別緊張。」身旁的陳律師推一推他，說：「千萬不能就攔，萬一你哥哥趕了回來，那麼，甚麼都將成泡影了！」

「假如他追究……」

「別說孩子話啦，還不趕快動手，久了恐怕會有麻煩的！」

「陳先生，你聽，外處有人來了。……」劉謀全身抖了起來。

腳步聲慢慢地近了。

「忘不了，忘不了……女主角演得還不錯呵……我覺得她是不該死掉的。」

劉謀拉拉陳律師底手，貼在他耳邊說：「是房客——四個。」

「別管他們，動手吧。」陳律師說。

劉謀猶豫了好一陣，終於提起勇氣，一步一步地走到床邊，一把握住那隻冰冷的手。

「誰呵？」床上的老婦人呻吟着睜開眼，有氣無力地問。

「是我，阿謀。」他顫抖着聲音說：「醫生說你底病很快就會好的，所以——我把你接了回來。」

「阿智呢？」

「哥哥在澳洲讀書，你忘了？」

「他——他該——回來了……」說着，便閉上眼睛。

「把那東西拿來！」劉謀往後邊招一招手，陳律師連忙將一卷白紙交給他，還鄭重地提醒他

說：

「指印要蓋在右下端，千萬別弄錯。」

當他們兩人走出房時，發現四個房客很不自在，站在地站在走廊上，神色非常可疑。

「剛才的事他們一定——」劉謀又驚又氣，死瞪住他們四個，心中在想。

「劉先生，你的母親好些沒有？」

劉謀並不同答。心想：「別試探吧，我是不會上當的。」

「聽說是患了胃痛，有沒有動手術？」

「嘿，醫生說他年事大，不能開刀。」陳律師見情勢不對，忙答一句。

「試過白花蛇舌草嗎？人家說，這是治痛特效藥！」

劉謀狠狠地白了他們一眼，心想：不用裝啦，肚子裏的鬼計，誰不知道？於是，一轉身，走了。……

第二天，劉家熱鬧起來啦，廳前廳後都是人。原來，老婦人已於凌晨斷了氣。

善後事辦好之後，陳律師便在喪家親友面前宣讀了老婦人幾個月前立下的遺囑。遺囑上說：她生前所擁有一百多「依格」的樹膠園，全部移給她底第二個兒子——劉謀。

在座的人都聽呆了。他們互望幾眼，都頹喪地低下頭去。

劉謀偷偷地看了哥哥一眼，只見他，雙目發呆地老盯着靈位上母親的畫像……

× × ×

事情算是過去了。陳律師得了一筆相當可觀的款項，當然不會揭發劉謀底秘密。至於劉智，現正在澳洲攻讀大學課程，兩三年後，畢業歸來時，相信再也不會提起財產的事。就算他記憶中還留着一些印象，心中還存着若干的疑問，也是無可奈何的。因為，他既受過高深的教育，當然

不敢知法違法，鬧上法庭。劉謀有人証，又有物證，吃虧的必然是他自己！

這般看來，劉謀的確可以高枕無憂了！

但是，現實卻往往不如想像那麼的令人滿意。劉謀做夢也沒料到，那四個房客竟會帶給他這些不必要的麻煩和苦惱！他簡直被氣得要發瘋啦！而他們四個似乎仍然沒有放過他。

過去，他曾想恫嚇這四個年青人，却不知如何開口。他也曾向陳律師提及要控他們「誹謗之罪」，只是陳律師一口咬定他自己疑心生暗鬼！

他苦悶極了！他想：無論如何，他都得將這些人趕走！可是，有時候又覺得這麼做很不妥當，萬一他們老羞成怒，出去外頭大加宣傳，豈不弄巧反拙？

他該怎麼辦呢？他想：如果這個祕密被揭開了，他將如何去對付自己底哥哥？他該怎樣向所有的親友解釋？他又得應用甚麼手法去申辯，以便取得社會人士的同情？洗脫這罪名，確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呀！

每當他想到這些問題時，便禁不住地歎起息來；但是，歎息又有甚麼用呢？壓在心頭上的重鉛是永遠移不開的！

（六二、十、廿五。）

青春

打從郵差手中接過厚厚的信封，我底手抖動得很厲害！我猜得出裡邊是什麼；但，又希望自己底猜測是錯誤的！

剪開白色信封，我觸電似地，呆了半晌。不錯，里面正是自己底「波士卡」半身照和大學文憑的影印片。此外，還夾着一張紙條，上書：「你失敗了」四個字。

我底心窩有點刺痛。自尊，又一次被粉碎了！走到鏡前，細心一看，的確，自己並不年青了。

。

.....

事前，我曾經再三地考慮過，該不該把這封函件寄出？

當時，我底內心異常矛盾，老下不定主意。於是，我開了兩大樽的烏蜜酒，喝了下去，然後把信帶在身上，跳上汽車，一口氣地開到郵政局門前，煞住了。

太陽穴「突突」地跳着，腦兒有些昏沉。的確，當我看到紅色的郵箱時，我又躊躇起來了！我想：諺語有說，「香蕉樹只結一次果。」如不把握時機，將會終身遺憾！

抽出血，憂慮便控制了自己。我明白：自己必須面對數百個，甚至數千個的獨身漢進行挑戰。在這年青人底世界中，一個四十歲的中年人會有希望嗎？我真不敢往遠處去想。但是，我終於

將信投入郵箱里去。……………

的確，往事不堪回首，二十年前，最少有半打以上的女孩子在追求我，像在演「青春偶像」一樣，她們老是包圍在我底身旁，與我親近，大獻殷勤……而今，彷彿是做了一場美夢！我仍然是孤零零的一個！

女孩子是受不了時光的磨鍊的，你不愛她，她會離開你，另尋歸宿。她們底想法應該是正確的：這世界上，並非只有你一個少男而已！因此，她們都如願以償。

我並沒後悔。因為我當時這麼想：等我唸完大學，當了學士，還怕沒有少女來追求我嗎？

我對自己說：我得到解脫啦！再也不會有女孩子來糾纏我，干擾的我底學業。……………

畢業那年，我二十七歲，臉孔雖沒以前那般紅潤和圓胖，却也還算得上是個「英俊」的青年。何況，手中還有一張大學文憑？因此，對於戀愛這方面，我比以前更具信心。

但是，現實却如一把大鎚，一下便把我底信心給擊扁了！

和我談了一年戀愛的娟竟掉下淚來對我說：

「我沒學問，配不上你。」

我吃了一驚：「不！……………」

「我和你相處愈久，就愈覺得自己渺小。」

女孩子底心確難捉摸；像她那麼溫存、真誠的少女，竟會把情感和美夢拋棄一邊而離開了我底懷抱，這不能不算是我最感悲痛的一件事。……………

爲了忘却這次的失戀，我學抽烟，學喝酒。爲了使自己創傷的心靈能平靜地過一段時日，我開始沉默寡言，儘量避免和女孩子接觸！

光陰如流水，轉眼間，我已三十二歲了。

我想：「男人三十是枝花！」不打緊，只要自己好好地利用這吉祥的歲數，將來必有美滿的日子過！

可是，由於三四年來的默默寡歡，使我顯得更老成了！我簡直提不起勇氣參加「派對」，當然更沒有胆量去親近女孩子。我老覺得：自己已不再是個年青人了。這感覺使我異常的悵悵！……同校的張老師是位小姐，學問很好，只是長得不很好看，細細的眼，配着近視眼鏡，笑起來，眼兒便成爲兩條橫線！嘴巴，恰似一個火柴盒。

她對我够親切，但是我並不喜歡她，因爲她大我兩歲。

有一天，她到宿舍來探訪我，談不上幾句，她突然把話題一轉：「我月薪八百三，你呢？」我有點莫明其妙：「比你少八十元。」

「哦。」她沉吟片刻，紅着臉頰，輕聲地說：「一千五百八十元並不是個小數目呀！」

不錯，那是個使人心動的大數目！起初，我顯得無動於衷，但是，後來細心一想，竟使我失眠了幾個晚上！不過，最後我還是放棄這筆鉅大的收入，因爲我並不喜歡她。

她失望極了，終於離開執教了五年的中學。上那兒去，那我可就不得而知了！我感到內疚，但，這又有什麼用？

張老師去了一個月，便有一位打從澳洲回來的理科畢業生到來補缺。她長得很迷人，簡直可與百靈鳥比美！說真的，不沉魚也要落雁；我只和她會過一面，便暗地裡戀上她了。

一天，我抽空跑去找她聊天，談得很投機。後來，他問我：

「朱先生，你今年幾歲了？」

我慌忙坐直身子，緊張地說：「三十九。」

「三十九？怎還不結婚呢？」

「嘿——就——就……」

「我父親三十歲那年，我已小學畢業了！」

聽她這一說，我底心冷了半截。我窘極了，簡直是啼笑皆非！

我底自尊哪，又被人創傷了。

這當兒，我才明白：青春，已告別了自己。自己再也不如往年那麼令人慕愛！……

前途，確是不堪想像。我似乎陷入絕境。因為我已體驗出：沒有青春，生命就失去了光彩！

即使擁有一百張大學文憑，也是無濟於事。……

閱報時，讀到一則「徵求伴侶」的廣告，細看那女的學歷、相貌都很合自己底理想！她聲明

：應徵的必須是大學畢業生！

我高興極了，連忙把文憑拿去請攝影師影印。

沒想到，我終究還是失敗了！

默對着自己底照片，心中頓覺一陣辛酸。雖然，頭上的幾根白髮已被影室技工給點了，但是，瘦長的臉上仍然是缺少青春的活力！

「你失敗了。」是的，我理該失敗！因為我沒好好地珍惜和利用自己年青的時光。……

（六三、四、一）



疾

東北季候風吹過高而大的老橡樹，枝極抖過一陣之後，幾片枯黃的葉子便輕飄地落在青蔥的草坪上；而其中也有幾片是落在點坐在樹下的女孩底黑髮上。然而，她却像石雕的，一動不動地望着草坪發呆。她坐得並不直，蒼白而瘦削的白臉兒幾乎貼在她曲着的膝蓋上。她皺着眉頭，不停地眨着圓圓的眼，像在看甚麼，又像是在想甚麼。……

「阿娟！你躲到那裏去死呵？」

她轉過頭，朝不遠的一座平屋望了一眼，然後呶着嘴兒咕嚕着說：「你才去死！」

平屋裏閃出一個身子稍胖的中年婦人。她抓抓頭上的小髻，朝四下張望了一陣，然後提高嗓子地嚷着：「你死了嗎？被四腳蛇拖走了？……阿娟！」

女孩把身子靠在樹背上，似乎想躲開那婦人底視線。她低下頭，眼兒紅了，却没有哭出來。她伸出雙手，狠狠地拔着地上的小草。

婦人慢慢走着，當她走近老橡樹的時候，忽地側過頭去張望一下。

「你這死鬼，真氣死人啦！你底舌頭給閻羅王割去了嗎？」她氣呼呼地指着那女孩罵將起來。

女孩將頭按得更低。婦人在她肩上按了一下，她即刻把那隻手擺開。婦人似乎光火了，她握

住女孩底手，想把她拉站起來，可是她却出盡力氣，想掙開婦人粗大的手。

「你想餓死嗎？」

「我不要吃！」女孩嚷着說。

「被姊姊罵幾句就發這麼大的脾氣？」

「她打我，還罵我——他們……你們都不喜歡我……」她底眼眶潤濕了：「你要把我底手拉斷嗎？」

婦人鬆開手，揷着腰，「你成績不好，就該打！你自己說，家裏有那一個讀書是專考紅字的？」

「不要和我說，我不要讀了，真的不要讀了！」她把雙手夾在腿裏。

婦人舉起手，却沒打下去，只在小髻上抓了幾下。她遲疑一陣，終於回身走了。「只有叫你爸爸來才有辦法。」

女孩仍然默坐在樹根上，她仍然默望着草坪上翻滾着的落葉。……

她想：老樹不要葉子了，而他們也不要她了。

「阿娟！」

她聽出是父親底聲音，因此，她吃了一驚。她底身子微微地移動一下，却沒站起來。她怕，因為他生氣時，就像家裏的那條狼狗一樣；而她被他打過幾次，那些傷痕總要過兩三天才會消失。……

「還不過來？」

她覺得自己底心也像落葉一樣地翻滾起來。她從腿裏抽出雙手，按在地上，可是還是沒有站起身。她偷看平屋的門口一眼，只見那個凸肚脯的父親筆直地站在那兒。

「聽爸爸的話，來吃點飯。」

她低下頭，沒有回答。

他走到樹旁，放輕聲音說：「你自學校回來就一直空着肚子，難道真個想死？」

「死也好，不然一直讓人作弄……」她喃喃地說。

做父親的臉色並不好看。他知道女兒心裡頭很難過，本想勸勸她，可是老想不出話兒。他想，小孩子不會讀書，就像自己底腦袋老想不出東西一樣，這是怪她不得的。半晌，他才若有所觸地說：

「阿娟，你不是想有輛小三輪車嗎？好，如果你聽我的話，我就買給你，假如你高興，你還可以踏着去上學。……」

「我不要，我不要上學，老師和同學都討厭我，罵我——」她終於忍不住地哭了。

「唉！」婦人似乎等得不耐煩了，她又跑到樹邊來，對那凸肚脯的中年漢說：「這樣會把她溺愛壞的！還不把她拉進去打一頓？」

對方即刻裝出一幅不屑的臉孔，冷冷地說：「我底好太太，你就只喜歡打孩子嗎？憑良心說吧，恫嚇、打罵這麼一個——」他緩慢地將視線移落在那女孩底腿上，然後睨視一下妻子睜圓的

變眼，輕聲地問她：「使一個可憐的孩子感受心靈和肉體的痛苦，你就過意得去？你就問心無愧？」

「你——你怎麼啦？」婦人底嗓子有些顫動。

「要，殺掉她；不然就得好好地照料她、愛護她和養育她！」他說得十分嚴肅：「這是我幾天來的沉思所得到的結論！」

婦人張大嘴巴，像是摸不着頭腦。

「我去過學校，」他繼續地說，「校長和我談了好一陣，他以爲這女孩子不適合唸書，學業成績糟透了，將來參加升學考試必然名落孫山，因此一再地勸我讓她退學。……」

「你答應了他？」

「沒有，」他歎了一口氣，「當時我爲難極了，我說，讓我冷靜地考慮幾天之後才答覆他。」

「不，我不想讀！」女孩抓起一把草，扔在地上。她望着父親，眼角還掛着淚；「他們都討厭我！他們都罵我——」她頓住了，遲疑一會，終於霍地立起身。可是，很明顯地，她站得並不自然。

「讓我扶……」父親跨前一步。

「不！我自己能走。」她用左手撐着左腿，然後打開脚步，一拐一拐地走向平坦的草坪。

夫婦倆並立着，兩對充滿着沉鬱的眼睛，瞪着那擺動着的瘦小身軀和草坪上斜長的影子。他

們開始感到內疚了。

「你還記得她出世前兩三個月的事嗎？」他像在自言自語。

「難道是我一個人的過錯？」

「我帶你去見那個穿着筆直西裝的江湖醫生，要他爲你墮胎，你沒忘記吧？」

「別提了！我不愛聽！」

「我真沒想到，那些打胎藥却僅僅打壞了她底左腿……」他有點懊悔，又有點沉痛。「坦白地說，這過錯並不在於上蒼，而是在我們這一羣只求快樂而沒有責任感的人底身上，總有這麼一天，我們會覺得自己對不起良心，也對不起這個跛腳的女兒……」

「她以後的日子——」她悵悵地說着。

他深長地歎一口氣，搖着頭，感慨地說：「但願我們能使她快樂，使她覺得自己並不是個沒有用的蠢材！讓我們爲她安排未來的生活吧，但願老天能够幫助我們。……」

（六三、十、七）

徬徨

我的心，你別憂鬱，
把你底命運担起吧！

海 涅

聖誕節是我底生日。

再過兩句鐘，時針和分針即將像地圖上的方向針，重疊在北方。那當兒，不遠的教堂，將如往年一樣，傳來陣陣悠揚的鐘聲，向遠近的人們傳報佳音！在那一瞬間，我將向被我視為極其不祥的「三十三」告別，而踏進另一個新的生命路程。

我躺在床上，默默地吸着烟，讓時間一秒緊接着一秒地消逝過去。如今，我對剩餘的時間已不存任何奢望；我只求上蒼將我堆積在胸臆中的一切煩惱，安置在溜走的時光中。我受創的心靈，確難再忍受世間的折騰和考驗！

我所禱，希望心靈得以解脫；我所禱，祝福一個痴情的少女那顆破碎的心能得到補償！……

除了她，我一向都把感情蓄藏在心的深處；除了她，我從未向誰表露過愛。雖然，高中畢業那年，曾有三位女同學對我暗示她們心中的愛戀；但是，由於年輕人的雄心勃勃，企圖繼續升學；因此，我終於斷然地避開她們，到一個偏僻的新村去教書；並且儲蓄着錢

，準備進大學唸法律。然而，不到幾年，現實便無情地粉碎了我底幻夢！於是，我只好回到城市來。

三位女同學都與前不同了！一位成了五個孩子的媽媽；一位當了老板娘，每年都沒忘記寄一張聖誕卡祝我生活愉快；另一位則從遙遠的加拿大鍍金歸來，每天都有男朋友陪伴着，當然已經不認識我了！

想起這些，我總是忍不住要感歎。但是，我並不後悔！我深信，總有一天，我會遇上那位我真正喜愛的人。到時，我將會珍惜自己的情感；珍惜對方所賦予的愛情！……

如今，我遇上她了！遇上一個我期望能遇上的人。然而，心情却一日比一日沉重、一日比一日苦悶！

一年來，她總是用那對靈活而聰慧的大眼睛瞪着我，對我微笑，問我「近安」。誰也不會料到，這些日子裡頭，却促使她對我的熱愛！

一個傍晚，她和我打過招呼之後，竟邀我到海邊去，把滿腔的熱情，化爲一顆顆豆大的淚珠。當時，我確是不知如何是好；我慌了！

經過幾個夜晚的思考，我終於決定聽其自然地讓事態發展下去。我再也不像以前那樣躲避她了。可是，不知怎地，每當我和她相處在一起的當兒，我總是感到頹喪和不安。我常常覺得不該沉默，應當說話；但是，口一開，即刻又閉上了！

我想：我能和她這麼沉默着相處兩三個漫長的年頭嗎？

過去，我會對自己說過：沒能力結婚，就別談愛。現在，事實證明這看法是正確的。於是，我更顯得憂鬱和不安了！我該怎麼辦呢？這問題老纏着我不放。終於我患上了失眠症！不上幾天，我竟消瘦了六七磅。我想：若長此下去，我必然踏上慢性自殺的道路！

「你有固定的職業，爲什麼不能結婚？」

我望一望她發愁的臉孔，心中自是難受，便說：「要是我有能力結婚，我想，我早已出國去升學了！」

「……………」

「我父親是個汽車修理匠。靠他一雙被汽油浸蝕的手，養活一家十幾口，並不是一件輕鬆和容易的事；如今，他底頭髮已經斑白，臉也皺了！工作時，雙手不住地發抖……難道我還能讓他這麼工作下去嗎？我是家中的老大哥，我有承擔這生活担子的責任。你明白嗎？」我頓了一會，看她仍然沉默無言，便接下去說：「當然，我將來是可以結婚的，只是時間距離現在還很遠呢！我必須等待着兩個弟弟歸來；他們一個在英倫攻讀教育系，一個在台北學習土木工程。雖然，他們都獲得獎學金，但是，那是不夠的；他們必須得到家庭的資助。……」

她用顫抖的嗓子對我說：「我情願等下去！不管時日多長。……」

等下去？一天就這麼難以熬受過去，兩三年——上千個無言的、不安的日子，該是多麼可怕的事呵？

我曾經設法把這事暫時忘却。誰知，不論我到那兒去，我都被她底影子所佔有。我望着綠樹

，樹身即化爲一個窈窕的影子；我望着浮雲，雲朵裡即刻閃出一個甜美的微笑；我望望星天，星兒都化爲一對對熱情的眼睛。……我的確無法忘去她呀！

於是，我顯得更憂鬱、更不安了！

年老的父親一看見我愁眉苦臉，他底眉頭也鎖住了！我歎息，他也歎息；我失眠，他也失眠！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呵？」

我搖搖頭：「只是心裡頭發悶而已。」

「別撒謊吧！」他繃着臉孔，說：「我今年已經六十幾歲啦；不像你教的那羣小學生！說吧，至少我是你父親，兩人之間不需要有任何秘密存在！」

「我——」我吸住氣，按低嗓子，說：「有個女孩子愛上我！」

「真的？」彷彿看到奇蹟出現，老人底臉上驀地閃出一道興奮的光彩。「這是件喜事哪！」我深長地歎一口氣。

「哦，是不是這女孩子……」他連忙收起笑容，推一下我底肩膀。

「她受過中學教育，現在，她在一家剪裁學院裡學習裁縫，人品很不錯。」

「那太好了！那太好了！……嘿，你爲什麼老是悶悶不樂呢？這真是件奇事，年青人在愛河中，該是愉快的呀！難道你不愛她？或是你不想結婚？」

我沉默了半晌，才用肯定的口氣對他說：「她是個理想的伴侶。我被她真誠的感情所感動，

我愛她……我覺得幸運……」

父親一把將我摟住，激動地對我說：「那太好了！那太好了！現在，你該從速籌備自己的婚事才對呀！你應當明白，一二十年來，我所指望的是些什麼？你千萬不要使我失望……」我感到頸部有水滴流過。……

在短促的人生旅程上，我已走上了一半的行程，在往後的日子當中，我還能苛求些什麼呢？不錯，我應當成家了！我不能浪費自己的青春，讓自己繼續衰老下去！但是，每當我這麼想的當兒，幾個奇異的、令人不安的問題便迅速地閃進我的腦海中。

我自問：「父親老了，我還能讓他苦幹下去嗎？沒有我底幫助，出國的弟弟不是要半途而廢？我底收入並不可觀，要是結了婚，以後的生活該怎麼過？」

眼前，即刻出現了幾位朋友底影子。楊同事婚後的生活是淒涼的；空閒時，只能到海邊去挖蚯蚓，釣小魚……劉同事假期必須回鄉墾田，賺點錢來補貼家用。林同事每晚都得替人打算盤、抄賬目……趙同事更糟了，一回到家裡，就得對着一張張的賬單發愁。……

「他們的生活將是我底生活！」我想。於是，心裡頭又煩悶起來了。……

爲什麼我會引起這麼多的顧慮呢？年輕人在戀愛中，心情並不是這樣憂鬱不安的；他們興奮、欣慰、愉快……而我，却是沉迷在苦悶、消沉、哀傷的深谷。

「難道你不信任我？」她問。

我承認這是我的罪過。如今，她笑臉常開的面上，已籠罩上一層憂愁。

「你要知道，時光是極為可怕的！再過兩三年，或許我們都會變成另外兩個人。」我說：「到時，你可能會藐視我底處境；也可能發現我已蒼老。要是如此，即使你對我還存着『愛』；我想：那將是使我難堪的『憐愛』。所以，我覺得，還是趁你年輕的時候，離我而去，找一位比我更有活力、更有前途的對象。因為，如果長此下去，對我們倆都是一種折磨——一種極度痛苦的精神折磨……」

她似乎感到驚異，脣兒微微地動着，却說不出半句話，一對閃閃如寒星的眼珠，木然地望着我。

「近來，你發現我始終是悶悶不樂的，或許你會懷疑我對你的愛是勉強的，不是發自內心的。假使你這麼想，你就錯了！」我說：「過去，朋友們都喜歡把我比作富士山峯的積雪，難以溶化。那顯然是不瞭解我底內心。我是人，當然有人所具有的感情和理智，就像你一樣！所不同的是，我底處境不好，感情無法壓制理智。因此，我不能像其他的人，毫無顧慮地談情說愛……」她把手巾掩在臉上，不停地抽噎着：「真想不明白，一年來，我所追求的到底是什麼？難道除了煩惱、憂愁、悲傷、苦悶和不安之外，愛情當中就沒有其他的成份？……」

我感到萬分的難受。我本想安慰她幾句，然而，當我再往深一層想下去時，我便沉默了。心想：「與其如此互相折磨下去，倒不如暫時忍受着分手要來的好。……」

自從那晚起，我便沒有再去海邊去散步了。我可以想像：一個痴情的少女，獨坐在石椅上等待着一個失約的情人，那種心情是多麼的難受和痛苦呀！

但是，爲了減少下一段更漫長的日子所必須承受的苦痛，我不得不這般做！
檯上的香烟紙盒都空了。窄小悶人的房子裡已經蒙上一層淡淡的烟霧；我呼吸着含有烟葉氣
息的空氣，胸中更加的煩悶了！

教堂的鐘聲響了！清脆地敲破寂靜的黑夜。
在朦朧的睡夢中，我隱約地聽到古老的「平安夜」。……



(六二、十二、廿五)

迷途

李阿漢獨自坐在遊藝場裡的咖啡座內，默默地飲着烏啤酒。除非天下一場大雨，不然的話，在這兒，每個週末晚上都能見到他粗壯的個子和赤褐色的方臉。他是個膠廠工人，前些時候，他還得把整捆的膠片扛出貨倉，推上曬曬。而今，他可比較輕鬆了，每天只需站在貨倉門前，支配着那批新工人。因為他已被提陞為運輸部的工頭了！雖然如此，他底經濟仍然不見寬裕，好在屋後有塊空地，可以種些番薯和蔬菜，又能搭起欄柵，養些牲口和家畜，以補家用。這樣，一家生活倒也過得安定。

他底妻子是個滿臉雀斑的胖婦人，長得雖不好看，却很懂得幹活。五六個孩子照顧得都很結實；小豬和雞鴨養得也很肥。在娶她之前，阿漢曾憂慮了好些日子，並且深深地埋怨自己底母親不該硬迫他和一個滿臉斑點的女人成親。可是等到兩人相處的日子長久了，他也便忘了妻子臉上的雀斑，同時還覺得，她是個賢妻，比其他的女人都愛他。

吃過晚飯，他要下坡的當兒，她和往日一樣，送他出門，囑他一路小心，好像把他當作自己底兒子。

「喝完酒，該早些回來。」她說。

「知道了。」他一面檢點自己底腳踏車，一面說：「遊藝場裏也沒甚麼好玩的。」

「等一下，我煮些甜芋頭給你當點心。」

阿漢點點頭，跨上車，踏走了。

他除了喜歡喝點啤酒之外，還喜歡吃妻子親手弄的甜芋頭。的確，她有她底一手！本來，他打算把杯裏的酒飲乾之後，即刻趕回家去，沒料到，還沒傾杯，烏狗却來了。

「怎麼啦，漢哥，」他嘻皮笑臉，眨着呆鈍的眼，說：「光是喝酒有甚麼意思呢？」

李阿漢並沒有回答，只對他作個苦笑。

「我帶你到一個地方去，包你大開眼界！」

「不，我得趕回家去，女人說要煮點心給我吃。」

「遲一點回去該沒問題吧，怕拉耳朵不成？」烏狗向他閃一閃眼，露出一種神秘的微笑。

「我是——」

沒等他說完，烏狗便伸長頸子，在他耳旁吱吱喳喳地說了一陣，聽得阿漢猶豫起來了。他望一望酒杯，嚥了一口口水，還是拿不定主意。顯然地，他底心湖已開始蕩漾啦！

「唉！想通了沒有？我當然不能硬要你怎樣，不過，我並不喜歡長長縮縮的人！」

x

x

x

x

x

天空一片漆黑，寒風陣陣地吹着。

李阿漢覺得全身的肌肉在抖動，骨骼像脫了節似地咯咯作响。他吸進一口寒氣，肺葉即刻哆

嗦一陣。他咬緊牙根，用力地踩着車路，然而，車輪却依然慢慢地滾轉。他從來沒有感覺過四哩是段長遠的距離，而今，他確已體會到這點了！

好容易才踏到自家門口，遠遠便看見一個肥胖的影子在那兒站着，他心裏起了一陣激動，感到萬分內疚，却是不能說出口。

「我還以為你被警察——唉，我勸過你，車牌要換，你總是不聽，真叫人擔心！……」他默默地將車子推進屋內，並沒有看她一眼。

「甜芋頭已經冷了，要再起火煮一煮嗎？」

「不用了，我倦得要死，只想睡一覺！」

二

一連十幾次，李阿漢都是到三更半夜才回。這不能不叫做妻子的狐疑萬分。

她想：若不是上賭場，便是去一些不正當的地方遊蕩。她所以會這麼地猜想，是因為她發現丈夫一天比一天地削瘦！同時，她也注意到，他臉上再也沒有笑容了，整日扳着柚皮般的臉孔，叫人看了心寒！

「對我說，」她終於忍不住了：「出了甚麼事呀？」

「沒有。」他底眼裏蒙着一沉憂鬱。

「每個禮拜六晚上——」

「我說沒有就沒有，我最討厭囉嗦的女人！」

她很少看過丈夫發脾氣，所以心裏十分難受。可是，她又能說甚麼呢？她只默默地低下頭，呆視地上，眼兒却起了一陣微癢。

李阿漢看她這個樣子，似乎有點過意不去，便說：「我並不是個三歲孩子，用不着你爲我操心。」

「我看你越來越瘦，怕是——」說到這兒，她驀地頓住了。

他嘆出一口悶氣，感到有點不自在：「我沒有病！」

是的，他並沒有病，只是感覺到疲倦不堪而已。這點，除非是個瞎子，不然誰都能一目了然。而看得最清楚的，除了他妻子外，要算是廠裏的經理了！

經理曾經很嚴肅地警告過他，說近來的膠市行情很壞，廠裏恐怕就要裁員；而廠方爲了公正起見，很可能從那般表現得怠慢的工友下手，希望他能領會到自己言中之意！

阿漢在這兒工作，倒有好幾個年頭了；而被經理喚去訓話，還是第一回！因此，他簡直落進了苦悶、憂鬱和煩惱的深淵裏！

他明白如何自救，但是，理智總無法控制自己。他覺得，自己似乎已變成了一具裝置着電鈕的機械，整個的肉體，只受某種慾念所指使！

三

「我們底工頭走上桃花運啦！」

這個消息突然在村子裏傳開了！比起任何快訊都要來得迅速，只片刻光景，遠近的人們都知

道了，而且都在交頭接耳地議論着。

「我起初還不敢相信，可是過後一想，和『烏龜頭』烏狗在一起還會有好事？」

「山民叔親眼見他在油巷裏；他還說，阿漢偷偷地溜進一座阿答屋裏去呢！」

「哈，誰不知道油巷是條美人巷？嘻嘻！」

「麻臉婆可要傷心死了！……」

麻臉婆並不是個聾子，何況隣家住的長舌婦又和她有些過不去，所以，她聽到的，比起誰來都要詳盡！這簡直是個晴天霹靂，她的確有點受不了，頭腦彷彿被擊中一般，老在打轉；血液也循環的慢了！

她丈夫去尋花問柳？他真的變成那麼一個無耻而下流的男人？她實在不敢再往下想。這——不能不說是個極度可怕的消息啊！

丈夫一踏進門，她便一把將他攔住，紅着眼睛，劈頭就問：「村裏傳的消息可是真的？」

他一怔，呆住了。半晌，才用低沉的聲音說：「謠言，那是謠言！」

「你去過油巷沒有？」

「那——」他低咽喉裏塞着濃痰似地，老半天才說出一句話：「那裏有優良的豬種。」

「誰都知道，那兒除了賺錢的壞女人，甚麼都沒有，甚麼都沒有！你還想瞞我？」說着，竟放聲哭了起來：「難道是我前世做了壞事？天公也太沒有眼了！……」

李阿漢並沒說甚麼，只覺得心裏亂得很！走進廚房，打開鍋蓋，裏面却連半粒飯都沒有，肝

腸幾乎結成一團。歎了一口氣，回身走出家門。

來到膠廠，他還沒來得及把手中的麵包吞完，經理已使人來把他喚去。

「油巷的事是真的嗎？」經理靠在椅上，咬着發亮的烟斗，一口一口地噴着烟圈，扳着臉，吊着眼地問他：「我不喜歡聽人家自己編的故事！」

「……」他底臉色已經白了許多，心臟也跳得很急。

「我沒有閒時間，你該知道吧。」

李阿漢無可奈何地點了一下頭。

「這事雖然和公司無關，但是，假如你執迷不悟，將來誤了膠廠的工作，我可就不能人情做事了。經理一本正經地說：「當今行情不好，你也該自愛才是！」

他只是木然地立着。

「你又不是單身漢，家裏已經有個太太，爲甚麼還要走上那途呢？」

「那個，那個——她並不是個壞女人，她曾向我表示，她——願當我——我底……」經理眯着眼，露出一個冷笑，並不打話，只管噴着烟。

「我做錯了事，但是，我並不想逃避責任。」他感到臉上發着熱：「她說，她已經有身孕啦！」

經理並不覺得驚奇，依然咬着烟斗！只輕輕地哼了兩個字：「圈套！」

「她只向我要求，每個月給她二十元的房租和三十五元的伙食費。我覺得，這要求並不過分

……」

「這是你底私事，除了你自己和你底太太之外，誰也無權過問，無權干涉。所以，你沒有向我解釋的必要。我叫你來，只不過想提醒你，公司打算裁員！」經理放下烟斗，坐直身子，說：「因為你在這兒工作已有好幾年了，在人情上，或者公事上，我都應當提醒你。希望你花點時間、精神去想想！縣崖勒馬，還不算遲！」

四

這是一個悶熱的晚上。

李阿漢躺在床上，出神地盯着掛鐘。妻子正伏在桌上嗚嗚地哭着。孩子們都出奇地坐在蓆上，望望父親，又望望母親。

「我問你，你到底哭够了沒有？」李阿漢本來就感到非常的心煩，聽到哭聲，更是難受。

「找臭婊子是你底自由，難道我就不能哭嗎？這是我底自由，我底自由！」說罷，哭得更厲害了。

李阿漢被氣不過，只得爬起床，披上衣，打算出門去。

「你如果是男子漢，走了就別回來！走遠一點吧，就是去找那臭婊子，我也不在意的！只要你不再回來，像死去一樣，永不再回來，我痛苦一生也心甘情願！走吧，快走吧！嗚嗚嗚……」李阿漢嗤地冷笑一聲，似乎有些氣憤地說：「話是你說的，以後可別後悔！別以為我不回這鬼地方就會凍死街頭！」望望發呆的孩子們，他底心，頓時感到一陣酸痛。說實話，他確有點放

他們不下，因為，他們都是他底親骨肉！然而，如今他又能做些甚麼呢？「要是她搬進來，你是可以少做些工作嗎？老是想不開，小婦人見識，死要強！」

「走吧！如果那個臭婊子敢踏進這兒牛步，有她就沒有我！我死也要把她底臭皮撕開！」

李阿漢朝地上吐一口口水，氣呼呼地走了。

五

「我打算留在這兒。」

油巷的女人喫了一驚，一對鼠眼即刻睜圓了，尖尖的嘴也不自禁地張開。

「我已下決心不要麻臉婆了；她使我白天吃不下飯，夜晚睡不着覺。近幾天才把我吵得够頭痛呢！」李阿漢皺着眉頭，看去似乎很可憐：「憑良心說，我喜歡和你在一起。」

對方似乎感到爲難，兩隻手不停地捏着：「我總覺得每個星期六見一次面比較好。」

「光明正大地同居不更好？」他立刻會到她話中有蹊蹺：「難道你只喜歡偷偷摸摸，像當小偷一樣？」

她低下頭，手捏得更緊了。

李阿漢發急啦，一把抓住她底變臂，狠力地把她搖幾下，高聲嚷道：「你到底肯不肯？」

「我不知道！」她掉過頭去，哽咽起來。

「你在玩弄我。」

「我不知道！」

李阿漢光火了，猛地一掌攔在她底嫩臉上，發出清脆地一聲「拍」，她放聲哭了。

「你不是說過，你願意當我底『小姨』（妾）嗎？現在你反悔了？」

「我是這麼說過，但是我並沒說要當你底老婆呀！」她理直氣壯地嚷起來，並且使力地掙扎着，因為她覺得雙臂宛如被鐵鉗夾住一樣，痛得難熬！

「你是嫌我窮，嫌我是個普通的工人？」

「不，我底丈夫——」她連忙閉住嘴巴，然而，太遲了。李阿漢不是個笨蛋，只需聽那麼半句話，便明白其中的底細。因此，他整個人呆住了，恰似一具殭屍！

整座屋裏頓時沉寂下來，鴉雀無聲。

半晌，李阿漢才長歎一聲，站起身，披上外衣。沉思片刻，他才繃住臉孔，問那女人：「我們還能結爲夫婦嗎？」

她搖搖頭：「你拋得下她，將來也拋得下我！」顯然地，她也氣起來了。

這是一記悶棍，李阿漢整個人抽搐了一下。

「我勸你還是離開這兒的好，遲了可要發生麻煩。」她立正身軀，拉拉衣角，走到門邊，把門拉開。

李阿漢像個戰俘，垂頭喪氣地拖着沉重的脚步，一步步地走近她底身旁。

「走吧，」她臉上一片冷漠：「千萬別再求我！」

「哼！你以爲我還會要你嗎？笑話。」他冷笑着說：「像你這樣的女人會有甚麼好處？既然

敢背着丈夫偷漢子；將來何嘗不會背着我另尋新歡？」

六

李阿漢被送進醫院時，還是昏昏沉沉的。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稍微清醒過來。在他底腦海中，除了那晚看見的幾張陌生的臉孔之外，他的確無法記起其他的事。醫生會經告訴他：他底胸部及腹部都遭受過猛擊！後腦也受了傷。傷勢雖不太嚴重，却也不算輕微。警方會派人來查問，但是都沒結果。因為他一口咬定：他沒有敵人，也沒參加過任何一個私會黨。那麼，他爲甚麼會被毆打呢？過後他才恍然大悟！然而，他並不想讓人知道。

在留院期間，他曾三番四次地想到自殺這回事，可是，始終都沒做到，因為女護士總不肯多給他一些安眠藥。過了些時日，他就自個兒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爲，雖然日子過得萬分的平淡、無味；心情異常的苦惱、煩悶，但是，他覺得，他得活下去！……因爲，他始終不能忘却家中的子女。

當女護士跑來說，他可以出院時，他並不感到興奮和愉快。他只對她苦笑了一陣，呆坐在床上沉思。

「踏出院門的當兒，他應該走向那一條路呢？……」他惘然。

(六二、八、卅一)

後記

一九六四年，在一次由馬來西亞電視台主持的「文藝座談會」上，我曾經針對馬華文壇所面對的難題，發表了拙見。其中一點是認為：我國的客觀環境，對於一般文藝工作者來說，的確沒有實際的鼓勵作用。或許是商業社會所使然，社會人士總是對文藝運動抱着漠不關心的態度。我想：這是馬華文藝界消沉的一大因素。很明顯的，一個文藝作者不但時時刻刻都得為充實自己的學識而努力；同時也必須面對極有限的發表園地和低微的稿酬的考驗。儘管有人對我的看法提出非議——認為只要文藝工作者本身肯幹，客觀環境是起不了作用的。然而，實事擺在我們的眼前：一大群曾抱「只問耕耘」的青年作家，在寫作之餘，還合資辦純文藝刊物，編印文藝叢書，從事文藝運動工作，但是，結果還不是頹喪而失望地退下了？

至於今日的馬華文壇的情況，大家當然是看得很清楚。如果試想打破文藝界的沉寂，那就非繼續面對客觀環境的挑戰不可！當然，這並非一朝一夕或是單人匹馬所能完成的事。文藝工作者的苦幹和忍耐，團結與合作是迫切需要的。

在這裡，我把一九六二至六三年間，零零星星發表在馬、星、港三地的雜誌和報紙副刊上的十二篇短篇小說習作印成單行本，目的無非是在於「拋磚引玉」，期望能藉此引起更多的作者將佳作編印問世，以突破翳障，進而激起新的文藝熱潮！

收在這集子裡的作品，可說都不上水準。至於採用「舞會」為書名，也別無用意。由於我對文藝有濃厚的興趣和熱烈的偏愛，而又未能得到良師指導，所以深切期望能通過這集子而獲得一些批評和指正。

最後，我敬向黃崖先生致謝，因為他在百忙中撥冗為這本書撰寫序文；同時也謝謝青年畫家陳培智先生，相信他在設計這書的封面時，一定花了不少的精神！



年記

六八、五、卅一（端午節）



局 書 賦 文

一三二話電 號六十三街大那那干北佛柔

KEDAI BUKU BOON FOO

No. SH-36, Jalan Besar, Pekan Nanas,
Johore. Tel: 231

影振華
CHING FAR
Photo Studio



主理人：

Lee Ching Far 李晉華

(A. CPA. A. PSC., A. SEAPS, HON
LNPS, HON CPST., HON AIP., HON F. EIP.)

麻坡四馬路六十號二樓（國泰戲院側邊） 60-A, Jalan Ali, Muar, Johore.

司公片



唱益天

TEN YIT RECORDS CO;

No. 13, Jalan Lambak, Kluang, Johore.

號叁拾壹街峇南鑾居佛柔

片唱曲歌言方種各製灌門專

發 批 迎 歡



凌江主唱

雲雀樂
隊伴奏

我要把你找尋

啊！我的姑娘

雲雀啊！雲雀

草原情歌

！片唱流一 • 星歌流一
！隊樂佳最 • 曲歌新最

售代有均行商片唱各馬星

星馬鶴球

唱片出版公司

興 源

書報發行社

新加坡柔佛律門牌七十一至七十三號

電話：二〇三五一

出版及代理
中西流行唱片
歡迎同業
大批採購

本社專營
圖書雜誌
批發零沽
一律歡迎

Queen Street P.O. Box 12,

Singapore.

電報： "CHONGPRESS"

電話：271

崑崙唱片公司

柔佛古來大街卅四號



榮譽出品：白莉唱

- (1) 船
- (2) 薔薇處處開
- (3) 荷塘月色
- (4) 初戀女

徐健唱 (1) 青年忙
(2) 有我沒有她
(3) 愛秋香
(4) 噢！我的情人

◁ 歡迎採購 ▷

號九六四：話電

友聯書局

麻坡

號三牌門里芝馬蘭惹坡麻(面對斜局政郵)

SHARIKAT UNION

No. 3, Jalan Majidi, Muar, Johore.

Tel. No. 469.

經售：
圖書文具
體育用品
學校教具
圖工用品
科學教具
化學試劑
及
打字機
計算機
教科書

承製
● 學生
作業簿
學校
及社團
印章
● 代理
印刷機
油墨

Menjual: Buku2, alat2 sekolah, mesin taip, mesin mengira dll.

Pembuat: Buku2 lathan, lenchana sekolah dan kelab2, papan2 kenyataan dll.

Pembahagi: Da'wat Roneo, Alatan2 Sains dan Bahan2 Kimia.

—HARGA BERPATUTAN—

平公格價 • 顧光迎歡

MS 電影公司

Tel: 443323
P.O. Box 2665

194, Tanjong Katong Road, Singapore 15.

新加坡丹絨加東律一九四號

攝製電視廣告片

工 開 慶 結 歡 紀 片
廠 幕 典 婚 宴 錄 ●

專工菲林保護劑

沖洗 16 MM, 8 MM 黑白影片

MS CINE LAB CO.

海外電報掛號： COLNEWS SINGAPORE.

SHARIKAT ENG HIN SDN. BERHAD

永興有限公司

ENG HIN & COMPANY LTD.

(INCORPORATED IN THE STATES OF MALAYA)

Head Office: 10, Jalan Lambak, Kluang, Johore. Tel: 230
Branch: No. 38-6, Jalan Arab, Muar, Johore. Tel: No. 650
New Showroom & Workshop: 1, Jalan Yap Tau Sah, Kluang. Tel: 743



總行：

居鑾惹蘭南峇街十號

電話：二三〇

新陳列室及修理部：

居鑾葉豆沙路一號

麻坡分行：

五馬路三十八又六號

電話：六五〇

A.D. 1720

代理：

英國皇家交易保險公司

Insurance Agency:

Royal Exchange Assurance.

信箱：六十三號

P. O. Box 63

電報：EHCO

Cable 'EHCO'

KLUANG

文 峯 書 局

馬來亞麻坡四馬路門牌HT. 8號

電話：三六〇

WEN FUNG BOOK STORE

NO. H.T. 8, JALAN ALI,

MUAR, JOHORE.

TEL: 360

本 號 專 營

各	文	代	流	歡
種	具	理	行	迎
簿	書	中	唱	參
冊	報	西	片	觀

古 城 書 局

MALACCA BOOK STORE

馬六甲武牙那也律九號

電話：三六六九

NO. 9, BUNGA RAYA ROAD, MALACCA. TEL: 3669

本局經營

文藝書籍
文房用具
運動用品
銀杯銀盾
生口片
各種膠印

雜誌書籍
武俠小說
各式紙料
精美漁具
兒童玩具
裝璜用品

批發零售 • 一律歡迎



